



下江先生全集

伍



崇蘭館集卷之十二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贈總憲修吾馮公擢湖藩右使敘

四明馮公以大憲使飭兵江南四郡甫及暮而  
拜湖藩右轄之命擢異倫也先是公奉璽書而  
南比至松余從郡諸縉紳先生後入謁公語有  
頃見謂款款坦坦盜然有道長者之容及退而  
迹公行事則復鯁固周詳動中其窾疾若風霆  
之不留余益以異公而因得讀公所著臬草者

泝自分省池陽時諸所建明咸倜儻石畫創未始有以遺江介真靖無疆之休甚盛而余始覩公之深蓋噐蘊經綸文武爲憲賈然一代之傑也顧四郡之嘗功用方起而俄爲楚藩奪去俾弗竟其志如東南吏民望何宜郡諸大夫之重公別謀所爲贈而濫余言之及也余惟希世之珎不宿於肆以購之者衆也公以彼其才假令居吳則吳重居楚則楚重購者爭驚以徼駟會之權吳安得獨久公轍第竊疑之

朝恩如第

借吳必不以公既試之能移界四郡 朝恩誠竟借吳又必不以四郡垂成之緒爲楚而奪公且也今天下稱雄藩阨中原而臨諸夏者獨楚完數十年來楚無中外兵革之警沃野千里其民樂業無此窳凍餒迫於征歛愁苦之聲可不煩公足也而吳自疇曩脩倭苦兵後徵科日繁民不堪命加以松今歲穀一不登啼饑載道轉展流亡甚或矯虔偷生忤扞支罔以煩有司不可勝詰所與計此可一日無公等在事哉而吏

易者且數矣其無乃用人者之意念公久勞南  
服姑舉而逸之楚公治楚則效將復介楚而入  
之於吳此更事也不聞策上駟者乎芻秣而郊  
牧之非不時逸矣及還授鞭弭閑銜縻而馳則  
絕塵之技見何者有養其力而弗竭有用其所  
不足以遂成節宣之效然也公嘗邁迹池陽則  
貳新都守池陽者以爲之地及逸之晉而返之  
卒收池陽之功今之四郡猶昔之新都也公即  
捐四郡去如以已事觀之異時者必或爲東南

地獨不可以晉之返返公於楚耶余嘗有諷於  
公願脩池陽之故以惠東南公歛然謝曰吾詎  
寧某大吏某僚若屬能吾職有專餘受成事而  
已余曰固也獨安所効之公頷而不言此其意  
不無在矣

上方志興太平求賢若渴無論即簡命公入秉  
樞要與海內共之有如南國撫臣旦暮入召而  
議代者所宜莫如返公於楚便返公則自畿輔  
諸郡於公皆過化區也欲以有爲如質而取償

其羸必倍豈惟吏民願幸抑亦公所未忍遽遺  
東南其頷而不言者之指與大夫試令於國中  
曰必無改而度易而心志封植甘棠以頡公來  
而則有賜而吾亦得以道揚公休保惠而無斁  
噫信斯言也則所以爲公謀厚甚余請得敬籍  
之以爲公質云

贈參藩完愚楊公擢江西憲使叙

大參藩完愚先生楊公行省江尚考凡一年所  
而拜江西憲使之命公之屬若春容門侯也諸

大夫將介如忠言入爲公贈如忠憂然避席而  
言曰侯知夫 國家掄材之意責在監司及所  
繇藉公緩急者耶夫公經綸偉業方階鼎鉉以  
澤蒼生其視循資遞遷所至敷歷特過化之迹  
爾而要以視時緩急卒濟於艱亦銓曹者察舉  
所慎也是故明乎昔所借公於江南則今擢公  
江右者其故可得而言矣夫東南諸郡在開國  
時實邇畿輔軍須賴焉民習力作因號阜殷頻  
年以來費日不訾民有逋稅奸胥積滑弊穴滋

宗廟會集  
多以煩當宁而歲計盈縮始有專官先是督糧  
道缺有間議者以爲拊循大夫之權與司牧親  
民之體勢殊禮絕多所壅淤而調劑其間上承  
德意下集衆思導利而布之民者必或任之於  
是復重糧道之設而簡畀益慎以詳且曰江南  
非公莫可使者公乃奉命而來既下車首檄  
所司籍蘇松常鎮各府若縣歲計鉅數百萬日  
程而月會之既已銳志畢慮反覆疇咨及施爲  
次第姑與之期而後徵發以故輸者如市民悅

忘勞轉漕更成雅不慎選以啓侵耗之端公廉  
其故檄各衛研核力倍者以充而痛革軍民因  
緣乾沒之奸無重爲執役者困故自公至漕務  
肅清無相凌虐以煩決平運艦所過關津險阨  
河決無常公親督視利涉以時故洪流無警役  
者鮮以膠舟覆溺之苦聞累歲糧犯藉口完贓  
以逭文罔轉相效尤公曰是縱弗詰後將何懲  
令下加嚴仍禁株連之弊故完報甚夥而黠者  
莫售其奸凡是者皆公行事之實也夫催科之

政自昔無良固已朕民而辭曰愛之未有两利者也而公獨用以有譽何哉蓋奉公者法輔法者情故區畫誠詳總覈誠密法行而民不擾此仁人長者之用情難與刻轢者道也余嘗侍公見謂易直坦蕩盜然長厚之風而日與二三司牧賢者究論所爲寬民之力以保國家元氣甚悉至無如何而後督楚加焉乃復憫然憂形於色若或傷之此其心豈樂乎剥膚刺骨虐用其民以爲愉快者耶然則公之默相吾民有造於

東南者端有自矣大江而西視東南諸郡勢實輔車郵程厯以旬計公仕江西憲副政故稱平茲復以公往夫非銓曹者誠重公賢而養其望俾無遠去吾民意哉異時者江南撫臣缺度所宜授議必及公今假以節鉞開府江南總督儲餉率舊政以茂新功上追忠定文襄之休烈視由江右之歷憲司尋復專臬者轉移之轍同也公其往哉昔者夏書制貢並江左右咸隸揚州而揚厥田下下賦下上上錯視諸州歛額獨輕



責之民者甚約公自江南西渡覽觀輿服徒以  
叢爾之區待天下經費過半視厥初定賦之意  
其何如矣夫民拮据而作之又倍出而償之誅  
求戶及室且爲墟有道者獨無古今之慨乎因  
斯以言則余所論次爲郡侯諸大夫復者其於  
把人之憂又不獨爲公行贈已也

奉賀大光祿一齋臧先生暨配太安人吳

氏雙壽序

爲郡諸  
文學作

光祿寺署丞一齋臧翁今郡侯堯山先生之父

太安人吳氏侯母也侯爲松郡有古良二千石  
風而於余折豫章之節余得數從侯語見謂肫  
肫恂恂遂乎淵停莫可涯浹余異之念曰如侯  
所謂裒然大雅有道術者耶夫安取陶鑄於是  
從語其鄉之故其山川之巨麗則余所嘗夢遊  
者其邑里之多賢則余所嘗景慕者又語海內  
之雋其師事若某某則余所嘗問學而私淑者  
其友善若某某則余所嘗交且暱者未覩而神  
交者余意侯德之成必且或藉於是及考其世

於一齋翁與太安人之懿余益爲嘆且羨之夫  
累基有趾沂流有源世德之於人所承藉深矣  
豈特山川之凝毓師友之漸磨假於外者所得  
而埒哉一齋翁其先徙湖自魯之闕里於車服  
禮器之觀固已雅矣數傳而至翁考菊坡公禮  
部尚書郎季父澹菴公工科給事中伯兄損齋  
公禮部郎簪纓華胄輝映蟬聯然皆以孝友廉  
退伏節効忠爲家法縉紳先生能言之至一齋  
翁雖卑仕哉乃其平生績文樹行慕義無窮爲

諸生推轂與太安人拮据家難不隕其聲此於  
上承積累之緒下啓燕翼之謀以錫羨來哲固  
侯所以迪於義方而詒令名也夫史稱呂申公  
器度夙成本於家法之嚴宋公璟見韋安石之  
子陟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余於郡侯亦云  
而侯第孝廉繼華文章爾雅與侯齊名其諸子  
姓千指咸雅馴罔軼於度皆翁教也今歲壬戌  
八月初六爲一齋翁七十一壽懸弧之辰而太  
安人壽六十有七悅辰亦屆是月十九蓋異數

也。侯念不能奉翁及太安人邸第，憫然西眺，有望雲之思。其諸門下士合郡邑校章縫之徒，將矢侯德，還頌其所尊，而介諸學博，有謁於侯屬。余言爲贈，余既論次侯世，卜其荐至，且昌綸誥，寵光永綏，未艾翁安人，雖百歲侯可也。而又多士方辱侯造相，與考德講藝，湛英咀華，采風陳詩而觀焉，余爲興起於其觴，且詠也。宜頌中和之德，效榜人之歌辭，而導之故序。

送舒大叅繼峰擢山西憲使序

大叅藩繼峰先生舒公督稅江南者三年，所而有山西憲使之命，且行郡大夫王君重其也。就如忠問贈焉。如忠曰：大夫知國家所以用

公者乎？則無庸眷然於茲別矣。昔公之始行，剖至松也。余從郡縉紳先生入謁，公公言東南錢穀之贏虧，板輿之登耗，一切利弊，所繇較若棋。置余有味乎？其言曰：公何練於事如此也？已跡公嘗歷諫垣，與大廷之議，凡所建白，盡天下計。其何有於東南？越明年公再至郡，余偶以燕見。

公問余安作得無嘗試問學乎余對語合因相  
與討究儒哲之微言還證身心之術業甚辯余  
又異之曰公何邃於學如此也已知公臨川產  
也其俗理學淵藪而公家食久日以餘力與二  
三君子相師承不問學道乎斯兩端者固惟公  
能亦漸磨所從來也方今天下大事於西北談  
邊防於東南語財計故東南財計之重於天下  
銓曹者慎所使之而以公來不日其才誠練也  
則能周知境壤之故其學誠邃也則必達乎經

綸之權故以東南事煩公蓋其選也而一時大  
吏之以拊循至者咸偉公甚任之公因得行其  
志既已畢忠盡慮知無不爲當是時郡大夫王  
公亦甫下車奉御史中丞檄問郡務所宜釐舉  
者數條大都出公指畫大夫爲酌輿情䟽可否  
上之屬公覆議加詳焉其畧上急公家之賦而  
政不苛下培國脉以惠元元而事不廢故令下  
諸郡邑咸宜之奉約法惟謹顧當是時大夫所  
條上當指無論卽稍異同公弗忤也大夫因謂

公知已而公伐之在東南者稱殊偉焉蓋雖先  
後所值諸拊循大吏及若郡邑有司非不斌斌  
多賢爲地方計慮甚悉而非公維持調劑其間  
無從更無壅闕一稟於至公其何以入承德意  
出廣疇咨卒澤於理以資緩急如是人情喁喁  
感公德者方將禱祠而留之以終惠我東南之  
民乃竟爲三晉吏民奪夫三晉者非余前所云  
西北邊防其最要害者耶東南財賦之入既已  
竭數郡之膏脂以塞洪流而又不足司農方告

匱於中民力不堪於下者凡以奉西北事也而  
西北之費有經耶軍實覈耶掎剋逃亡之禁嚴  
而主客勞逸之形均耶其不至糜縣官之餼以  
崇養兵之虛名如所謂貨市傭以充尺籍而與  
邇年屢降勅旨大謬者余惡能知之借曰王  
者有道守在四夷則今日之勢守在四夷之日  
也用財之途方百倍於昔以厯諸執事憂要以  
覈實之效倘於萬分之一令得稍汰無名之費  
省不訾之需爲東南拯溺救焚助此實公耳目

所逮也公第往度可圖便事則昔年諫草具存  
誠一轉聞於

上以寬吾民甚大幸願此得非 朝廷所以用  
公意哉其母曰吾職典獄違及其他若是則非  
公所以答三晉吏民而波及我東南者語云兵  
刑之大者先王之制藩服有不至則修刑公聞  
之矣願益爲天下蒼生計余從王大夫所將傾  
耳聽焉

送龍池王先生擢陝西叅政序

皇明德耀海隅夷醜竄伏時北界金焦狼福東  
南亘震澤三江海塘沙島之境兵之坐食縣官  
者以數萬計尺籍罔稽水陸關隘之所扃鑰孔  
踈貧不逞者伺間竊發賦額滋多公私匱告初  
朝廷勅憲副二人整飭江南戎務責以便宜調  
度拊循其民而議者謂轄分地懸勢不相及宜  
專 勅一人便上用其言下吏部慎選所宜得  
原仕蘇守太原龍池王公其才足兼四郡公乃  
拜 命當是時東南經略胥倚賴云公夙夜兢

欽簡任將吏首汰召募分選尺籍江海門戶布  
列戰艦與墩塘步騎相爲表裏臂指伸縮犄角  
形成倉庫城隍以時增濬平調弭盜方畧督所  
司搜捕竟其黨與遣使偵聞中夷寇狀總其要  
領密布成筭以豫不虞公神慮機捷從容拯濟  
變化無方用使鯨波不驚萑蒲林麓之墟惡少  
種殄冗食大消征額稍削民熙熙再生撫巡諸  
公凡所釐舉惟公言是行郡邑有司之良奉教  
檄從事惟謹雖台鉉紳絢之士下逮氓隸欣欣

然咸樂邦有屏翰卒底奠安踰載政成薦䟽交  
上

天子寵嘉擢陝西布政司右叅政華旌北指戒  
行有期松貳守王大夫率其屬以詣忠曰公間  
世名賢蚤登上第勲著東南臻茲至理某忝末  
屬實湏受成以免鰥曠輒欲俯述頌私追投祖  
帳惟先生圖之予惟光嶽粹精蔚爲國寶兼才  
並濟 聖世稱難公文學譽時髦膏沐被海甸  
經文緯武秋肅春融施爲迎刃沛然有餘予嘗

觀公丰度凝遠欬唾醇確信其克養粹然邇復  
遺予以所梓莊渠魏公論著益知公道術淵源  
師資所自而歎古伊呂格天方召宣力皆緣心  
學純明尊主庇民之念切於深衷功著當時澤  
垂永久恒必由之至我朝近如王公伯安庶  
幾其人故莊渠亦稱伯安之功社稷是倚今公  
德業川至日升國家將倚公於方來俾培植作  
養數畀之艱者意必有在東南豈能久羈公哉  
顧竊惟今日天下之勢中原數警幾無完區而

西北最邇虜患者莫如關中然向來猖獗之虞  
乃在遼薊宣大而關中內境幾帖然數年以公  
大畧徃叅藩服內揆文教外脩武衛講求石畫  
以備無虞卽施於東南者足也若乃他日展其  
鴻猷勒銘彝鼎以追古伊呂方召之躅而比隆  
於伯安先生俾知吾道之果裨社稷如魏公所  
云不尤有深望哉王大夫曰然是固某嘗祇佩  
公義而願有効焉者非執事言孰徵當遂函之  
以獻



贈郡侯黎漢門先生敘

余從縉紳先生考鏡當世吏治得失蓋松自頻年來守茲郡者非不有以才節卓躒稱乃至操履之端克養之粹幾於聞道者不數數也於今得漢門黎公云公舉丁未進士歷兩曹郎吏有聲出守某郡朞月化洽會松被寇毒歲荐饑民失其業銓部推擇才望異甚者補太守缺以公名聞公乃更郡符至居頃之寇猝抵城下以萬計中外洶洶莫知所出公第登埤諭遣之數語

中利害寇羅拜引去大振威德時權貴人視師恚公後至度文吏不閑於兵檄使督戰公毅然戎服就道權計爲阻已乃撫瘡痍招流亡蠲逋負議封守處兵餉斲斲盡瘁三載於茲撫巡吏以公能累疏論薦蓋郡自被兵殘耗之餘非培養生息誠得公幾不振究所施設可以觀公之才公性耿介恪守官箴終如其始事上以禮撼之不撓耻泆恣附勢至於升沉得失榮辱之境輒引義命庶幾哉中立不倚者可以觀公之節

夫士非才節之難而不聞道之患公且粹乎其  
容也冲冲乎其思也顧行而言見善相下含私  
簡諒和外而辨於中其治務誠長者存大體而  
畧苛節所建白當道惠我東南者甚夥而不居  
其功啓處隱憂義形於色不忘誠利天下國家  
此其處心行事一何雅馴要得於涵養學問之  
功而時爲諸生言離經訂傳咀英湛華又其緒  
餘也然則公所大過人者誠不獨以才節卽槩  
諸聞道可不謂褻然大雅文之禮樂者與夫先

王之造士也取以德行道藝而用之以修揖讓  
之治拊循其人民故當時士多自愛與執政者  
之課賞黜陟於朝也率以是爲差夫是以吏治  
興而國運昌熾也今國家求士非不孳孳焉德  
行道藝之迪而其爲課賞黜陟之公容有不出  
於是余竊惑焉藉令以公之賢卽待以不次上  
之如漢繇郡守入爲三輔爲九卿以應古尚賢  
之制其誰曰不然否則姑擇地而處之令補內  
地藩臬吏闕亦足增偉華夏之巨觀以示優異

而不免循資敘遷又久而後得脩兵滇南此其  
故余惡能究論之其無乃今之所謂才節與所  
謂道術也者異於昔所云猶之乎好龍而不好  
真龍則今掄材者過也余於公行而重有感焉  
故既酌而餞之又辭而慰之因復邑侯東洲倪  
君請

送郡侯雙江方先生敘

夫飾治昭文遏亂資略故優游之化可議於居  
安而通方之才以脩非常之日二者爲用不同

然因時馭變期於適治均焉是故文翁爲蜀率  
先教化古今賢之而皇甫嵩以比地太守擁兵  
討賊境賴以寧汲黯在南陽號爲卧治而龔遂  
治渤海以弭盜聞凡若此者要非偏於用長適  
所值耳武林雙江方侯嘗爲禮部尚書郎與余  
同官司存俎豆夙夜寅恭處友尊賢志同趨舍  
間視儕類之相徵逐爲附離者余不能改其固  
陋而侯亦切鄙弗爲蓋彬彬儒雅志道遺俗自  
其素矣比者出守吾郡余適投紱里居聞之喜

曰侯來將杼所蘊蓄以潤飾其治崇雅道嚮儒術興學官登俊又俾化洽海隅以易觀聽甘棠之風可倚而埃也及侯下車曾不朞月東夷入寇犯我疆場民罹毒烈所過爲墟中外洶洶侯乃毅然興曰四郊多壘大夫之耻也余職守土已亂安民計必爲之遑襲故常以後戎事卽銳志經理建白當路裁總群策籍兵耀武輓芻峙糗增高塹深以圖安攘蓋晝不甘味夜不交睫者三年於茲故雖寇聚兵連徵發滋有而師不

絕餉歛不竭民崇墉百雉而寇不敢窺還集流亡與之休息繫侯保障之功也夫士守一節者不可與語變泥文法者不可以蒞民侯以彬彬儒雅之素出當排難解紛之時而樹列較著若是豈不卓然通方之才卒資緩急者歟侯嘗有言天曹循例以余承乏茲郡豈虞寇亂非常適與時會何政之暇圖不爾則予力所及豈有靳也由斯而言侯誠志於文治中有所鬱抑而欲見其長者不直爾也夫傷吻敝策而馭奔蹏不

如騏驥之良也毀膚滌腸而起沈痾不如膏梁之適也批邪鋤梗而底又安不如絃誦之雅也侯意得無然乎余聞之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苟利於民不一其用蓋言時也侯其如時何哉茲膺江西憲副之擢戒行有期民懷侯德如離襁褓而章縫之士願睹化成胥重侯去於是邑博焦君姜君率郡校諸文學詣余問所以贈余雅知侯惜其志有弗盡施者故序之

郡伯春容賈公考績序

萬曆丙子夏五月郡侯春容先生賈公當以治郡最入奏

天子大中丞臺部使者臺念松劇郡倚公方殷䟽乞留公無行第以吏計上一時士民拊會交慶而公之同官若郡丞成吾熊公梅屋鄭公郡倅惠齋周公小溟王公郡理岫雲范公相率而造如思曰某等承乏於茲幸藉長吏誠賢祇受成事而朝恩固借東南公且以最聞矣某等實與貺榮願須執事言入為公賀莫子曰唯唯夫

先王之制三載考績非今之令甲與乃余邈自  
公下車之日以迄於今纔閱月爾而功用若是  
速也何居則余能言之矣公先是嘗以甲戌之  
襪擢守懷慶踰二年所會松闕守因移之松故  
公之績雖以松著而越在懷慶之日多蓋先時  
以首事後時以考成其大較然也昔漢黃霸守  
潁川以治平第一則河內爲之階霸自未守潁  
川而寬和之聲已動於河內史兩賢之故漢稱  
吏治之盛始此今之懷慶固漢之河內也而今

之松庸非公之潁川也哉語云覩已事夫已事  
之作後事之符也譬諸射者嘗試登車操弓矢  
閑銜厯俄而載發必有倍獲之功郢人之質盡  
曼而鼻不傷則運斤者習也聞公之治懷慶也  
三月而令具民奉畫一朞而惠流載朞而郡大  
治所未終三年者固閱月也當其時臺吏之薦  
公者䟽入累牘名藉藉朝著矣此已事之效也  
及更符至松

上誠憫松敝矣非良二千石莫與共此故簡昇

公夫非觀載發之奇而嘗之以其習耶公既及境郡之三老子弟縉紳先生文學之徒郊逆之入而謁諸庭則見以爲儼然具瞻之儀温温恭人之懿有深致焉不啻景喬嶽而被玄風已心偉之矣既乃考覩其行事又何宏朗章灼可列而誦也松俗故靡漸漬日下若趨江河重以民競囂訟胥奸蜚興征科之煩朝督夕更責成俄頃松之難爲莫甚於今矣而公一視事悉得其要領首屬其民囂訟者庭立論利害散之而哀

其無告者拊循特至征科之令量劑緩急手條徵發之不度者蠲其額爲常叩闈有詰居庭肅然奸者無所伺間蓋公燭於事原凡所宜釐舉非不櫛釋䟽分詳且慎矣而恒濟之以寬仁需之以遲久無樂乎武健刻轢非常可喜之功故其經綸之蘊有未究施設者而總其大都條貫犁然可畧而覩已令復竟此以觀厥成異時者功烈之施於松胡可勝道奚必借資他郡而後爲公最哉或曰公仕先朝爲名給諫居多論列

皆民社所以安危卽今稍淹外服而觀  
上意所嚮及若一二執政之雅重公將亟登之  
者亦惟天下蒼生故宜不第規規焉一郡治之  
能効者而子何願之深耶噫不然曲士難與語  
達而君子之德龍蛇余慨今之由禁近補外者  
率矜體局爲名高多所不屑已復振起則輒意  
得以爲固然皆遠於達者也公以彼其才未盡  
表見而方盎然渾厚之涵冲冲乎謙虛之勅曾  
不喜愠見以所遇遷情此其度有大過人者豈

若是謏狹者之爲乎余以素位必之於公當不  
以天下故而遺吾民卽且暮就徵入佐

天子爲理苟有意於東南松必與焉然則余爲  
公願幸若前所云者非漫哉非漫哉因遂籍之  
爲諸大夫復

### 送郡侯紹亭查公序

萬曆元年夏四月郡侯海寧紹亭查公領符來  
守吾松明年當以計吏入 覲先期戒行余遡  
侯蒞任初迄行之日纔六閱月也功用猶未與



齊東野語卷之三十一  
夫安取報政

天子而以績最乎有如二千石得察舉其屬非  
習於覩聞名實減否靡得而覈也卽天官氏有  
所 諮諏其何以待之噫不然比吏民之願治  
而以其私借侯欲無行故爲之計慮若是乃侯  
固當行而識者又胥爲侯慶焉曰往且有譽何  
哉則予知其故矣夫積資以効能迨時而底績  
者恒人之調也 迹邇以知遠覩指而究歸者  
達觀之模也董子有云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

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有倜儻非常之  
士則必有倜儻非常之功處囊之勢俄而穎脫  
孰能禦之必若錙積銖累而後以尺寸見此胥  
人之守也豈所以語賢豪間哉當侯之始下車  
也盖方旬日於吏民顒然靖恭而未有以示也  
於士大夫閤然循嘿而未有以浹也雖善伺者  
莫得其端而侯獨俛焉孳孳深惟化理一切除  
弊振廢係時政當急者條列而疏分之將與民  
更始當是時不知忠之不肖緘遺忠俾覽焉則

有若正風俗革奸胥抑誣訟詰侵漁興水利重  
農桑而下凡十有五事甚具也余爲悚容念侯  
之達於政而深覩事情蓋洞朗章灼如是卽竟  
此者松其有賴乎乃從縉紳先生之徒父老之  
扶杖往觀者爲期日而需之則侯之政起矣而  
凡爲釐且革者令且禁者皆行其所言而復衆  
爲曼然異焉而又需之又再踰月則令者行矣  
禁者止矣噐頑斂跡而君子小人別於途間左  
之間喁喁嚮風頌聲日有聞矣余所覩記自爲

郡而蒞吾土未有德行速而成功易若侯然者  
此何故哉夫侯固所謂倜儻非常之才也士非  
無才之患而善用其才之難昔銓曹以侯來松  
也豈不曰東南俗敝民僞滋興將階於亂而侯  
赫然譽望移自皖城蓋簡畀也藉令一翦滅此  
以爲愉快其誰曰不然斯乃世之所謂才者而  
侯不與也故剗理劇繁所遇迎刃發茲摘伏炯  
若神明侯豈難此乃獨履之以坦蕩潤之以文  
爲居之以憂勤需之以遲久其施於理經綸誠

設鉏耒遏惡之法誠陳也要以培養生息務教化安全意肫肫甚厚卒之深溉人心以感則乎而成功易然者誠在此不在彼也漢渤海之亂匪武弗克而龔遂卒用拊循得民黃霸治潁川俗吏方以嚴酷爲名而能獨先教化此兩賢者於救時之術若悖矣及臻於理均焉故並爲吏治最侯於治松卽何異是而余所謂倜儻非常之才者非侯孰能當此者乎茲將入而報政上且亟嘉其勞當亦不異漢代所以風循良者

郡丞成吾熊公郡理楚石陳公於侯同官皆一時師牧之良也將代侯爲政而重師師之義於其別也屬如忠敘之

贈邑侯鄭謙山入覲序

日言官上疏乞免天下郡邑長吏入覲而以丞貳攝之便會江南瀕海多警撫按臣亦疏請量留境內郡邑之守若令得無行以待不虞而華亭與焉

上並下其議吏部吏部持之畧謂先王典禮於

國有初法不得攝卽治境瀕海幸且休守令入  
覲如故議遂格而我邑侯謙山先生鄭公當行  
鄉之縉紳大夫相與謀曰侯茲行也非古述職  
所稱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者耶夫侯功在吾邑  
將入而敷奏

天子當上其考以應車服之庸無疑第侯長者  
卽有功宜弗言卽言弗悉也吾黨德侯而願有  
効焉其何辭之贊爲當宁告耶於是相與造莫  
子如忠於其廬俾次第其事或曰華以財賦雄

他邑吏道之閑莫先律已侯歲計出納無慮數  
十百萬緡廩廩冰蘖不溜矣母已介乎或曰邑  
理劇繁吏牒旁午匪才弗堪侯當其難所遇迎  
刃案牘無留百度釐舉母已能乎或曰東南弊  
藪民黠胥奸紛莫可詰侯秉哲沉幾摘發隱伏  
卽問左之息耗戶口之存亡櫛耨䟽分坐鏡不  
爽毋已明乎言迨莫子爲膝席而起曰善夫子  
大夫之言似侯也雖然余亦有覩於侯者願爲  
子大夫誦之夫侯之爲蘊深矣此難以一節竟

也嘗試與之居而察焉見謂恂恂閑閑神疑以  
舒辭寡而辨群而譁焉而不爲亂怒而激焉而  
不爲撓上操急不易弦以詭隨上憑凌不炫名  
以刻轢蓋其中所持者定而爲器者誠宏也以  
是居介故介不矯以是居能故能不矜以是居  
明故明不察夫非休休焉蕪人之度而愷悌君  
子之風者與其施於吾邑以培養元元而植千  
百年康阜之深仁功莫有人於是而吾不知侯  
將入言 上前若此類者能無姑孫於辭否也

而輿頌在焉有如

天子誠志端拱之績以明目達聰於天下采民  
風而登之則以侯之茂異亟見甄別爲治吏勸  
其聲實可勝道哉諸大夫憮然曰如予之云於  
覩侯誠深矣吾等宜未及此如忠因得隨諸大  
夫後郊祖侯爲理前語而復申之曰書云以厥  
庶民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侯以邦君之  
禮行其曰大家曰庶民所爲聯屬其情俾無雍  
闕者侯責也第觀自侯下車來吾邑之故何如

而操急者病之賴侯相與休息幸少須臾迄今  
年穀登盜賊息民漸有廖矣其治莫如崇教化  
美風俗以和輯之而無容沾沾擾焉則庶乎東  
南完國本固不則吾安知其終耶侯卽留侍禁  
近列在耳目以陪大廷之議則東南事宜言者  
莫急乎是不然而或幸復借侯於華終惠吾土  
以須政成則侯遺愛固存吾黨封植甘棠俟之  
矣

送郡侯沂東劉先生考績序

余讀史至漢汲黯爲中大夫以樸直敢勇之資  
乘風雲之會抗利見之節數犯主顏色下儼百  
僚聲動中外何其銳也及遷爲東海太守廼其  
治官率好清靜不擾務持大體而略苛細行之  
歲餘東海大治旣又出補淮陽卽漢帝亦示誠  
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欲君卧而治之黯至  
郡治行如治東海時初若落落無所表見視世  
之矜長銜智而務釣奇者黯才豈足難辦然卒  
自抑損若是而帝之望黯亦且卑卑遠名實期

守尺寸無擾而已此豈少黯哉其無死以黯嚴  
毅之資於立朝風采誠宜而以繩下則急帝之  
所為憂焉而黯卒能成其志以底真靖之勤黯  
其有大過人者夫化俗之本與道推移鷺鳥之  
擊無前禽矣而畜鷓鴣者護之彌勤雜草萊者  
務絕其根而不忍蕙蘭之蕭艾君子察此可以  
通乎政矣吾松為郡瀕海與區民苦作業歲額  
輸公動以鉅萬而自邊圉多故取給滋繁民用  
聊生轉而流徙

聖天子履宵旰為東南計誠思得長厚之吏以  
父母師師為心者弘濟時艱有甚於淮南吏民  
不睦之故而閩浙東劉先生由名御史來蒞茲  
土與長孺之自中大夫出補郡守即又不殊初  
先生在臺中抗直自許踔厲風發時時論列皆  
天下所以安危故而嘗有大議持不決者衆莫  
誰何先生慷慨署名首發奸伏無避及廷詰窘  
甚衆凜凜危屹不為動因斯以觀才如先生者  
豈固沉時遜事好托於無為者耶至為吾郡顧

獨能破觚爲圜化雕爲朴下車時第署度務一  
整釐之令既行卽察民疾苦與之休息以濡遲  
久而不爲煜煜杰杰取世所願歆希當路指故  
始而構之者交至先生處之晏如暇則稍親鉛  
槧與章縫之徒興起禮教藹然先憂後樂之情  
於願豐名堂見之所以培養元脉壽我民命者  
其漸漬深矣雖古稱循良吏何以加焉鄉令先  
生任其憤世不平之素爲一切整齊之政以賈  
近譽稱賢吾民其靡有貶矣儻所謂通人之軌

與道逶迤者殆是乎今當上計之京倘 詔問  
治狀先生對如前所云必有當

上意以應璽書之褒曰茲不廢朕命者而於昔  
忠亮之節益光矣余故於諸大夫請爲次第其  
語云

御史大夫笠江潘公八十壽序

爲上洋諸  
文學作

昔嘉靖乙卯御史大夫潘老先生笠江公六十  
壽其邑諸文學嘗有頌於公而徵余言獻矣當  
是時公仕浙之右轄榮業方蒸蒸起其於祺壽



之符諸福之物未盡章灼似今者乃一時人心  
屬公不啻海岱宗之爲禱祠而祝焉咸可復也  
今爲萬曆乙亥公壽八十矣諸文學凡若干人  
復儼然造余而請曰子言則兆願爲公申之將  
往佐觴而可余謝不克敘之曰余觀天人之際  
蓋其微哉天道與善較若懸衡非不錙積而銖  
累厯然乃勝之而世固有所憑厚而取數多如  
老氏所云得全全昌者匪直德脩殆亦天授則  
書詩載列猶或闕焉是故稱壽如彭篋希夷而

用乏經世勲業如越種蠡漢三傑而明哲者獨  
全文章若班揚東都鮮儷而節義則歸之龔薛  
叔敖楚相也卒之其後不振孰與荀陳韋杜之  
家聲共叔東阿之不相保聞姜絃大被之風慙  
矣安仁奉倩一時之雋而所不足者梁鴻龔缺  
顧能得之何則亭亭無私與齒去角缺以爲全  
者物情之大較也惟德福並隆交相爲待若質  
而要之則極盛之遭曠世希覯豈若是程功累  
效竒發或中徼倖於冥冥者之爲乎公當世名

宗廟節集 卷之三  
碩顯身日月之際。以勲伐聞。不經世乎。功見事  
定。鵠舉冲然。不明哲乎。文章施於造士。著於撰  
述。一何斌斌。而耿介矜然。雅無附麗。幾於遯世  
而不悔者。不節義乎。年已登臺。強力葆真。方探  
鴻寶。事養生言。未有艾也。不棋壽乎。胤嗣繩繩。  
起家經術。先後登朝。後不振乎。及若嘉耦。天作  
媿德。齊年。棣萼輝聯。麗眉皓首。此又家庭積慶  
里中美談。與古之處其不幸者。不徑庭乎。由斯  
以言。凡公所有。皆人之所不足也。而凡人之所

甚欲。皆公之得兼者也。總厥覃昇。天實縱之。非  
甚盛德。曷以臻此。論者觀公於天人之間。幾已  
大定。乃晚節兢兢。無忘箴警。撝謙虛受。滿而不  
盈。若猶歉然於天。畏之難忱者。藉令捐益之理。  
較然不誣。如曩昔所覩於今。則自今而往。吾又  
不知其益熾。且昌者爲何如。忠生也。晚卑卑無  
所敢慕於公。惟是犬馬之齒。倘獲儼惠。文學語  
公。願乞衛生之經。而學事焉。令得百歲侍。則異  
時操鉛槧。以紀造化。錫羨之符。鳴光岳。鍾賢之

風者必余也。獨自今已哉。諸文學欣然。函余言以獻。

壽顧少參左山六袞敘

爲邑中親友作

夫年之貴於天下自三代而上而俗化之本所係重矣。及若香山之會於唐洛社於宋去古雖遠而皆以齒德相推。其著稱當時者率多前聞人。嘗有功於輔翼其世主而退身高卧以熙天年者。此豈非君子之上願而攝生繕性之符者哉。故士抱經世之蘊懷利見之資誠遇其時撫

壯而出膺章服榮而與社稷之計非不劬劬然以其身勞於天下乃至與僻烟霞願違朝市恬乎休焉樂考槃而歌帝力沐浴乎黃虞之化以靈壽鐘迹其始終之致條然稱達矣。此其係於俗化可少哉。吾鄉顧先生左山氏早負雋才蜚英籍甚當其釋褐而起伯仲齊鳴時歸雙壁直諒耿耿竦動一時。余自爲諸生則知賢二顧名矣。而左山仕歷南北二部尚書郎尋擢僉臬山東參藩西粵敷厲中外所至有聲。逝將悉其蘊

籍樹伐於當年而以按詰官邪見忤中貴業用  
弗竟歸卧海濱者幾二十年迺日怡情樂志選  
勝探竒結宇臨池披園藝卉逍遙泉壑慕古洪  
崖松喬之風玄意所託淵乎微矣而復偕同好  
聯社梓里耆英碩彥縉紳先生之徒彬彬萃止  
禮讓相先俗歸於厚庶幾哉古香山洛社之遺  
迺左山在諸君間又雅以忠朴自許孳孳慕義  
語及時事搯腕慨慷隱然江湖廟廊之思有深  
致焉余又益信夫達士曠懷卽薄簪組而逃之

撫煙霞而軒舉乃隱然杞人之憂不忘於猷畝  
者世誠有之彼其視碌碌隱淪徒以黃髮鮐背  
推賢者何徑庭耶左山公良有契於斯矣今歲  
甲寅壽且六袞冬十月之晦其初度辰景福邨  
隆光啓未艾諸君嘗所遊與將往觴焉而其子  
正誼造余問所以爲贈余不佞忝竊姻婭而尚  
齒之義復後犬馬於諸君敢不敬矢頌言以迓  
休祉

贈邑侯倪東洲先生榮膺臺獎序

邑侯東洲先生倪公爲理三載治用底績先是  
部使者廉其賢再疏名於朝盖卓然顯著矣是  
歲部使者朱公以憂告去例不得有所薦吏乃  
第其考移檄從事者以禮旌異之其畧以爲宏  
遠之器英雋之年撫字有方編畧有法催科不  
擾惠迨瘡痍此於先生行事可質已邑諸僚佐  
若文君洪君邢君任君王君輩屬言於余爲賀  
盖寅恭喜起之情也余惟國家建置郡邑而立  
之長使司牧焉則欲懷柔還定安集之無失其

所矣傳記所載如蕭牟卓魯之政靡不由斯故  
論治者辟之烹鮮言急之則糜爾長民者將務  
求其疾苦去之而糜民以逞可乎故取人之道  
非不英雋卓躒之士盎然寬仁長者係老成之  
思而英雋卓躒多至於輕事故器貴宏遠而求  
宏遠之器於英雋之年尤難焉此才難之所以  
嘆也先生異產之良也蜚英弱冠舉丙辰進士  
脫跡泥蟠而應風雲之會此非有閱歷更練之  
素長試而累積之也銓曹者慎簡以令吾邑亦

猶挈千鈞之重而聽諸所不知何人其任與否  
豈暇計也而侯既下車適境罹寇毒民望治如  
救焚而先生審於政體務相休息而不忍傷民  
之生是故於撫字必求其方於編更必當於法  
於催科必示之寬凡保我黔黎於殘傷饑饉之  
餘而俾不重其流離轉乎溝壑者先生力也然  
先生方粹然茂齡初試繁劇而百爲注措有不  
動聲色而潛收奠靖之功者我求其故先生以  
忠信之質和易徽柔以臨民上與之接而觀之

虔鞏謙撝時言矩動淵乎其衷也穆乎其思也  
髦士斯皇大人之度偉矣所謂求宏遠之器於  
英雋之年爲尤難者先生固其人哉推此以飾  
吏其何有於爲邑臺檄所以亟嘉之也而余復  
有說焉周官用六計弊群吏動以廉冠諸美故  
吏道莫先乎廉矧華以財賦甲天下士蒞茲邑  
主計出納侈心易滋無論才志卓躒鮮不爲所  
移易而其甚者且或總於貨寶朘民膏脂以賄  
敗者有矣卽他美何稱焉先生在事冰蘖之操

終始不渝如女子持身未嘗示一嘖笑於伺者  
此其心誠信於賢士大夫而臺檄闕焉豈將有  
待令操觚之士得論著其軼事以未金石哉余  
復諸君請聊敘其槩如此云

贈郡侯克菴胡

交薦序

余嘗遊梁獲覩嵩行  
洛澗瀝之縈紆洵如  
會而陰陽和宜協氣  
乏人乃今觀於吾郡  
胡公者可不謂卓  
以全材著者代不  
稱天地之中風雨  
轅之竒詭大河伊

然人群洛產之良者耶先是松守決銓曹方擬  
注公或疑公以羽冠登第臘歲專城容不無以  
銳氣見耶八為名御史直道自持容不無矜體  
局為名高熙公二宰邑以最聞容不無深諳練  
而事苛細耶公為洛聞家簪纓累葉容不無席  
世資而畧民隱耶及迓公來望塵道左作覩顏  
範則盎然光明俊偉之淵度於前四者一葭有  
也而羣心始日日望公且幘幘覆育我也松固  
澤國泱泱無珠璣竹箭蒲梢朱提之竒繫之職



原件短缺

P38



真惟歲轉河漕百萬為縣官餉邊而頃年早潦  
相仍間左失業流離轉展皆窳偷生將階於亂  
議者憂之莫知誰何公下車首屬父老詢民所  
苦滌去一切煩苛令馥嫗拊摩與之更始圖上  
四方流民狀及條荒政所急數事於監司若撫  
按臺諸憲臣聞

上上為東顧咨嗟詔下蠲昨歲田租之半民賴  
全活以百萬計而公方霄豈靡寧率其僚若屬  
日計其民而討之以求利弊之源脩旱潦之脩

間發之秀廢然以全材表著孰能兼此者乎今  
天子方飭吏治旌異倫有如垂旒之暇覽諸臺  
䟽慨然側席之思且暮召公入宅鼎鉉其於肩  
鉅勩時以乘利見之會必不以當吾世而後令  
各有負於洛產之良矣余承鄉縉紳諸先生命  
言不可以已也故論著如此夫古之人君務明  
目達聰於天下則首觀風之使而後令士傳言  
庶人誦咸得仰徹於朝廷故上廣兼聽之聰下  
無蔽賢之患今既薦公者采自觀風之使脩矣

而吾黨之公載在口碑以誅歌公伐者亦猶十  
度之誦言藉令可著廊廟而明諸疏之有徵則  
尤當寧所欲急聞也豈特一時豔公遇相附和  
爲漫辭已哉故受簡而叙之

送邵丞豸山郝公入 觀序

郝大夫之來丞吾郡也甫下車會留都大選士  
京兆以幣徵大夫董棘圍之役則前守閩公方  
擢脩兵糞遼行有日矣而請於臺憲監司使者  
誰署郡事皆報曰必郝大夫可閩公既已嚴程

而爲大夫遂巡遲者有頃大夫乃還視事未幾  
而今洛陽何侯來守松屬諸郡國當上計銓部  
何侯至未浹旬例不當往則不牘上臺憲監司  
使者問誰上計亦皆報曰必郝大夫可于是大  
夫以仲冬初吉取道獻一郡之成于京師郡之  
薦紳大夫交送之客有不繫於大夫之行者曰  
郝大夫奚獨以賢勞也君未溫席而嘗諸艱者  
三不有寧矣夫 天子置股肱吏以佐百姓之  
急無非事者而在吾郡孰海防重耶所轄樓船

將吏伏飛奮擊之屬以千百數朝夕馳左右即  
文法吏無受鉞寄而大夫分署於斯旌幢時臨  
大海之洋一切徵發聲援實與鄰封相犄角蓋  
干城任也日者颶風揚波海積千家漂溺若稊  
良悼矧春汛伊邇警備日亟疲兵悍卒玩愒禾  
馴而境內頑不逞之徒竊發時有安得大夫之  
重卧而治之乎國家衆建庶僚凡與共理今何  
侯勵精維始方于大夫資畫贊以光新政而大  
夫業被檄馳即使事有職謂寅恭之義何此客

所不釋於大夫之行者而予謂不然夫茲役也  
吾郡士庶所藉大夫寵光之者九鼎而重如皆  
居孰與以民隱聞者大夫昔刺蘭州十道使者  
交旌大夫之伐

天子特爲褒嘉移自西鄙保障吏以禪海防於  
東南蓋嘗之也方今發德音下明詔務爲寬仁  
博大以迓天和愍澤不下究而民萌疾疹上格  
不得聞勤恤靡厭此當事所以布公下吏所以  
畢議也誠得郝大夫之敏達長者述職上國將

入而侃侃明國是受計於 便殿臨御雍容清  
問之間而出曰屬吏之治狀於天官氏天官氏  
必且虛已受之與大中丞按所延訪籍提衡而  
課殿最以爲黜陟決於大夫之一言大夫亦榮  
哉斯諸侯之事也即一方時政之釐若舉俗之  
善若敗歲事之登若嗇民之蘇若瘁兵之戢若  
悍大夫又得盱衡搯腕悉所聞於大吏之前于  
以重軫石畫之老布德宣惠俾慨其實一郡受  
大夫之賜而瀕海之區與焉此不干櫓而爲防

者百之所助于郡侯之新理又不啻以一職効  
也則臺憲監司者不且以是寵大夫行而厚爲  
東南計慮哉大夫雖勞乎夫庸非異時者積功  
累行之地也不然大夫之來日月淺若處囊之  
錐未全穎見而校文則大夫署郡則大夫以至  
四方之事亦惟大夫庸無意乎而爲此數數然  
也大夫之先中丞懿勛在朝著甚盛大夫往哉  
試詢之國老檢之功令以脩弓冶之業於光昭  
世美而邁迹循良者又可勝道耶則斯役也亦

非大夫所當讓矣客聞余言稱善久之余乃得酌以屬客相與觴大夫於郊載拜結鞅授綬而別

賀邑侯楊雲樓三載最績序

余嘗覽觀古之傳循良者莫著於爲令而今以數百里民社之寄榮瘁甘苦倚重於一人又與民最親苟有愛人之心可朝發而夕至於得行其志視他吏恒倍焉宜載乘之亟稱也昔先正楊文貞公三朝相業焯爍有聞而以身不得自

爲令嘗切悵之豈不以立朝而佐人主議大政槩諸經綸之業則偉矣而躬閭僻壤或惘然匹夫不獲之思則其目視有不似令之得日斟酌其民而措之安者如人膚革充盈而一指之痺弗脩也夫非經綸之缺耶余因有感於邑侯雲樓揚公之治華蓋誠仕而能行其志者而徵諸異時當無憾於前所云矣華故東南劇邑賦額獨厚力役日繁而侵歲相仍寇盜時發訟獄滋多號難治矣侯先令完以才優移今華慨然曰

用不通方難與更化吾卽以治完者治華不可  
平甫下車問時政所便不便於民度宜釐且舉  
若數事令具而後布之若風行之必達而民知  
有嚴父慈母之在上矣總厥操行雖日處機利  
元積之司伺間者逢蠶起乘之迄不毫染斯侯之  
首善也至臨政精勤詰朝視事日晏忘食抵暮  
猶張燈治文書所斷獄必親衡決吏莫敢奸而  
復虛心盡下蠶爾昨庶苟有訊鞫必庶造焉假  
以辭色得情而後片言折之莫不惴服比歲霖

潦穀再不登爲考牒按圖郊行閱畝詢民疾苦  
而去其蠹治者如禁科擾停積逋革羨餘戒勾  
攝諸條彰彰列矣先是責逋者或令煩而弗信  
日走閭胥於途公曰無庸爾也姑與之期而時  
其入民得力於農畝賦不復逋而樂輸者若歸  
市運卒歲以暴橫爲利乃先下令使主計者飭  
儲脩稍禮進諸武弁俾約束戍卒無敢誹以故  
歲運速完而軍民便之民告饑謂非大發賑不  
可旣得請撫臺復念曰使民就食幾不宿飽日

得無蔽不以聞者乎乃區分甲別出舍其地覈實而散之勒署犁然民賴全活者以萬計華故樂土鮮供億之煩邇歲除傳餽遺以給吏之有事境內者不咎用幾匱矣乃量劑緩急咸藉有經費不民朘賔至如歸世之巧宦者率務希旨遇合以要上知斯俗靡矣侯於所事大吏不激不隨惟視理爲可否卽夫檄無稽牘而有所持議屹若砥柱之障瀾以故大吏益信而任之而侯之能行其志者以此蓋侯器醞殊倫德周世

用百所注錯要歸於懇惻愛人之衷以斯民欣戚爲已任夫是以培植深厚久道化成歷兩邑考三載終始令名如一日也當道者方以疆事踦留侯獨上其計簿上覽焉必且下之冢宰縣爵待侯以當璽書褒美卽異時者勲業之隆於趾美文貞之休烈詐有既乎邑之紳約大夫習知侯而樂觀其成者思得一當論著以遺觀風俾與人誦焉語及如忠因載筆而敘其事

邑侯陳養自二尊人同壽敘

泰和養自陳侯以癸未進士來令華邑會尊人  
柱峯公母王孺人年俱六十餘肩壽增崇神宇  
並王時邑侯方將車奉公至自其里而孺人以  
綜理壺務居弗果從邑薦紳大夫爲侯稱慶入  
觴公而遙介祝於孺人於是郡諸學博暨諸文  
學相率徵及余言余于公有世誼且辱知邑侯  
頗詳其家世固當有言叙之曰蓋聞史稱文惠  
公典鎮壽其父秦公輒偃僂侍立河陽今以版  
輿侍母行遊郊縣兩事者余嘗榮之顧文惠未

聞將母而河陽不及娛其父要以具慶之榮生  
人難必卽一旦得之而儒者所稱三不朽以貽  
令名顯親尤難焉祺履之符天基人承譚何容  
易以今睹于邑侯年纔膺壯擢領大邑又邑當  
荐饑凋敝後首大詔民隱銳意拊循鷄鳴視牘迄  
於夜分諸所衝決一切錢穀刑獄之務於東南  
稱劇繁者按署無留動中理窺吏莫敢奸而復  
持之以沈毅渾厚之體簡夷高朗之度以臨吏  
民淵然博雅弘識莫窮其涯而具衆美以事其



宗廟會集卷之三十一  
親視世俗之言祿養云者奚啻萬之矧柱峯公  
及母孺人之俱壽所自致者方川至日中駸隆  
未艾聞公少負英杰嶽嶽諸生間每試有司輒  
冠其曹偶而以數竒弗鵠晚授經邑侯廼自棄  
去而脩素業築一室環列竹卉左圖史右琴尊  
日吟嘯其中想見古人于千載之上性嗜剛直  
或面折人過而中不設城府人尤服之時顧邑  
侯曰勗之吾所不墜先業者在若乎蓋公逝自  
五世祖司馬公某而下簪冕蟬聯嗣有令緒卽

余同年進士兩湖公以文章名海內公並志之  
爲義方誨也王孺人素閑父海陽令公內則比  
歸公執嬾道彌虔宵旦躬女事拮据立家迄於  
白首實與公媿德內外相成以慈訓著有古賢  
母之風故以邑侯之令聞偉然德業方競而本  
之積慶之源所爲栽培漸漬者有由然矣然則  
余前所云生人具慶之榮得于天人之兩遇者  
不虛哉且也邑侯之政日起薦剡相錯葦轂下  
行將入召禁近以資論思階綸寵馳及其親當

復有太史氏如椽之筆。爲公孺人恢張潛耀。施于無窮者。而奚余言之徵。若夫有美斯堂。賓御雲從。觴詠雜遘。相與要洪崖。轡姑射。而接宴乎瑤圃。則一江襟帶。星漢非遙。余請得給筆劄。從矢歌。而佐鈞天之樂矣。

廬進士國禎時義稿序

夫成學抱藝而遊志。發先士之藻。以不朽爲名。高則莫不嘔心。抑首殫力。窮年畢其技。而後已。卽博士家語。朝登而夕刊。曾無當乎六藝而攻。

者。謹出童而習之。非是無以爲媒。世之具無論業。已得雋而猶忍弗棄。去向哉。則有味乎其言。而濡沫唾餘。咸資神理。今以函冶剝犀。而歸折其鏗。曰安用是爲。必不然矣。吾鄉廬君國禎。髫年振穎。家學淵源。歲癸酉。遇賞鉅公。捷解高等。待詔公車。遲迴十載。而下帷益憤。期必樹於作者之林。卽余不佞亦其鄙而時執經證焉。余不自外。稍披臆見。相與揚確。而日討之。以先民之程。有出於藝文而上者。余誠不知其迂。而君

夷度冲襟相下不厭每聞余語退輒充然日益如引勺濫淵非蹄涔之所能竭矣迄癸未成進士一時旅進盡海內之英提衡者號爲得士而君與焉屬以使事南還省于梓里余視其貌加溫其氣加抑而砥行劾節矻矻皇皇視昔彌競且數就余計所量入策名始終之義其志念深矣及是怯篋發所爲時義稿若干篇余質附以禮闈試卷瀉然而前總厥撰造宛有神詣大都狀隱括之陳編動創微言可著廊廟是不可以

博士家技非君至者同類而槩少之也既付剞劂乞序於余嗟夫余慨今之語仕而學者類多接袂盱衡咕咕道古競麗于文辭已薄不爲則棄而經濟又棄而道德爲說屢遷日相齟齬藉令徒耗空文罔裨實際則石田也而如君用心不猶賢乎傳云實其言必長晉國君言固在事實之而往于長我皇國又可勝道哉故不辭而弁諸簡首致交勗焉

書陸壻伯達燈窓稿首簡

吾壻伯達陸生少負穎特行誼夙成童年齒於  
黌序即名冠諸生間而尊君大宗伯平泉公念  
舉生晚絕憐之不忍苛責於學而生固敏不待  
責計所咕俾日兼數人程而自攻爲撰著即多  
竒語大宗伯喜時時手其藝領之而間指瑕瑜  
或以余言爲質余則何知顧不欲自外當前席  
生有所論難必悉而生亦過而信之不余鄙已  
復廣以師友之益入國子與海內之雋遊學大  
就所積燈窓稿數千百言每一編出同業者輒

推轂焉因以是歲乙酉捷應天鄉試高等而前  
稿遂並硃墨卷剖剗以專先是生十有七齡而  
應壬午鄉試是時文已尉然有縱橫之槩而余  
從宗伯所聞公稍誡生以俯就繩墨而賈時  
余謂良然生第唯唯而余意其退息之所發明  
下帷之所研討必有概於前語者乃今讀其卷  
淵泓停峙袞然大家似有懸悟於陶冶之外終  
不欲卑論齊俗以汙其光如君家士衡不患才  
寡而左繩右墨固自其長也則余惡能器之哉

生方入對公車積此以往而虛其左俟余詔之  
夫余何言余日與宗伯語生必侍其所耳而習  
之不有出於藝文而上者乎而義方在是生有  
餘師又奚以余言爲言之者爲公車令告俾知  
生謁 上前其所藁而席之以待先資者甚設  
不啻如積所載已也

賀郡侯楓谷公三載最績序

郡侯楓谷俞公由括州守守松通兩郡計當上  
三載績於 天子松之三老子弟介諸廣文儼

然造余而請曰侯之蒞吾松也視括久近十一  
爾而頌侯者與括交口如出一辭若是乎德行  
之速何也余曰否否若不聞董生之云乎古之  
課功竅實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  
也神駒伏櫪三年而不鳴俄躍天衢則一日千  
里必看執歲月之更踐以槩賢豪間則胥人之  
守也可與語於方之外耶侯負宏朗卓爾之才  
起家郎署晚歷外僚名籍籍朝宁迨試括州而  
括山谷僻左訟簡民醇第煩臥治侯殊易之因

得以其暇時時散帙操觚專力撰著上下千古  
勅成大家讀浙游三稿及若蒞栝課藝生儒諭  
各屬語諸所風勵指授較然先民之程余爲避  
席而迹所注措要以與化移易爲相休息之政  
未足盡侯之竒居有間松守闕銓部以侯借吳  
更符而來余則喜曰此非用大者之以魏瓠涉  
而士見於披卻導款之門以矣下車咨民之瘼  
知苦松者莫賦重甚立稽歲入登新區服緩急  
所繇繼日夜咎笑乎條浮額之當汰匿於積橐

者一數端議上欲更定之著爲令會有尼者不  
果行而副在掌故實松千百年未利也又當侯  
至之歲遇大侵境多流亡谷價騰涌杼柚爲空  
百萬生靈嗷嗷待哺侯毅然曰我奉 上命惠  
養元元以我能治栝必能治松也忍坐視赤子  
相枕溝壑耶亟下令發公廩貯谷若干散之而  
後以昌大吏廩業罄括諸有司贖緩之美益之  
復不繼乃爲文以告於薦紳大夫檄鄉之三老  
間左好義者令出鋸以待緩急聞者樂輸因下

之諸邑分部賑貸有差仍具餽以食飢者而一  
二頒不逞伺間鼓其愚行掠里中稍鐸侯聞車  
馳赴以片言散之治竟其黨境以帖然侯之  
為理如是大都先教化而後刑罰惠流禁龍臺  
荆而施有造於松為 國家根本慮甚設而功  
收俄傾辟雨露之濡不崇朝而起立稿豈若彼  
拘孿之為錙積而銖累厘然能得之者耶余故  
謂侯治松實終治枯之效不當以歲時之更踐  
柴賢豪也昔漢黃霸守潁川先後八年而後徵

守京兆俄復徵入不聞論者之以潁川少京兆  
也當是時霸自為郡爵關內侯迄為相此已事  
也 國家之待循吏豈薄漢宣而侯方以兩郡  
之最聞有如旦夕入佐 天子以施於松者嘉  
惠海內而竟治括所未遑則霸之功名亡論而  
余且耄矣儻幸隨三老子弟扶杖往觀之不知  
司吏計者復何以藉公伐與兩郡最俱末也

賀邵武郡理貞石具君最績得贈二親序  
國家故事凡在外諸曹考三載績槩得以例乞

褒崇其親至

皇上憫勞念功務崇名實采廷議令外官秩滿  
名三登薦剡者乃得請如制否則義格弗及蓋  
其慎也吾鄉邵武節推貞石先生吳君用是故  
得追贈厥考竹坡公如其官妣李氏太孺人一  
時以為殊遇諸與君遊者屬莫子言入賀莫子  
雅善君自髫年操觚綴文切劇道術迄今餘三  
十年知君尤暱也愚敢以不文辭叙之日貞石  
君余友之傑雋者也其為人忠任誠格不尚矯

飾明敏沉毅磊々有大節無世俗媿媿之行平  
生所歷險夷亨屯之迹無不可舉示人聞人之  
過諱々忠告耻獨為君子至究心藝術洞徹領  
要所造述咸中矩矧卓為名家方諸生時有司  
校文掄材必置君首列已應選貢計偕京師領  
丁酉順天鄉試高等學益宏肆銳志經綸之畧  
即施於家者咸可華國而顧厄一第識者謂以  
君之才直不宜爾昔人運命之論豈誣也哉已  
未授牒銓司除邵武節推即武於閩僻左而節



推職法理所係尤簡獨君以才猷遇知諸監司  
甚任之不惟劾武事何辦即他郡疑獄檄君決  
平無不迎刃立剖是時聞諸郡稱名節推兩人  
君與今刑科給諫馮君絳川寶齊聲而同官者  
心害其能傾以蜚語君不為動郡中豪右梗治  
君鉏抑不少假至訟言措甚而議者竟直君豪  
右屏迹會有大事關君者懷千金暮夜抵君所  
君厲聲謝却之而凡所治詰一聽於理亦不以  
成心有所軒輕故持法平吏莫敢奸民懷其惠

監司交賢之薦疏數上皆一指癸亥春告滿詣  
闕下吏部上其名例得與今錫典瑤函王笈班  
自內廷君即躬捧取道南歸焚副墟墓以榮  
國息時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公亦慕君誼牒  
下縣表其里門鄉士人益爭艷之夫士出為世  
用階進取未嘗不欲尊顯其親而所值或乖其  
志固有終涉華要而卒抱遺憾者今公膺仕適  
遘茲會寵光泉壤使行坡公隱德久而益彰太  
孺人內教徵有明懿所謂祿不遺親克振其家

聲者非耶君子平生自負誠大及沾一命所著  
列昭灼如是其于世所稱難以明得志者君實  
兼有之庶幾哉備丈夫事矣譬之璠璣結綠韞  
莫之售俄一見竒輝貫山澤而後庸賈恨收之  
晚也藉令夙售以登明堂飾宗器又豈不為絕  
代之珍乎今之挾重以取世資而不免貽誚燕  
石鄙夷魚目者何筭視余友不少媿哉君之勲  
名未艾余弗著而方幸其所際之隆可識而傳  
也為著其大都云爾

崇蘭館集卷之十二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賀范母王太孺人榮封光揚世美序

太梁岫雲范大夫推理松郡三載奏最

天子下冢宰司封氏議晉一階勅贈考豫郊

公如其官封母王氏太孺人綸褒烏奕榮鏡

幽明於人子願幸厚矣而大夫方用歎然念惟

太孺人慈鞠恩良瘁以迄有今而幸徼一命榮

其於為報猶挹蹄涔而注決瀉也罔極之謂何

於是述孝思抒感臆以賀客入而告之曰客聞  
子生而母鞠之而不聞乎鞠子之艱異甚有若  
吾母氏者乎茹荼知苦飲冰知寒予德母氏知  
母氏者必予也自昔先府君之背棄也母氏才  
二十有八齡而予生強一週歲即伯兄亦甫垂  
髻立斃斃爾又先是大父功曹君即世先府君  
生四閱月而祖妣李之稱未亡人視母氏尤少  
實與祖妣孟瞿瞿誓志同育先府君成而孟溘  
不祿先府君痛之絕自是母懼先府君變殊不

欲生而祖母李輒引大義責之以謂天不祚范  
亟矣而一綫固存不及不祀又兒生慧有異徵  
數極而反天其或者悔禍吾宗俾復有亢而若  
自棄之不祥必忍死而圖吾宗忍死而圖吾宗  
若姑之所嘗也母氏曰諾乃含涕出理家人產  
奉祖妣李撫二孤如初當是時內無螻蚋蟻子  
之援外有憑陵窺覷之雄母求所自計而不得  
求所以厭媿者之欲以免於侮而又不得艱哉  
乎剗膚刺心如不終日則予方在抱直未有知

能爲母躍而捨地仰而呼天也而今且長有知  
矣卽又無能盱衡吐奇揚壺饋之微言著在廊  
廟是予所以事吾母者才如嬰兒其何以爲子  
予惟古稱婦有姱行得列於世者必上之應璽  
書之褒樹風聲爲里俗勸下之假寵立言者有  
所論著以附彤管之編斯不朽之效也而母氏  
未有一焉則以司觀風者之嫌以予徇莫爲明  
之故璽書之褒且固有靳而立言名世則惟  
客能竊聞與善之公矣而以三母之節身任綱

常勞施世世較然與烈日秋霜並操者而或闕  
焉非予所望也莫子如忠聞而改容念未由登  
太孺人之堂百拜爲壽而矢頌也顧嘗覽前代  
之載見謂兩世立孤迹與太孺人類者莫宋歐  
文忠公母太夫人鄭及崇公母吳國太夫人李  
若也文忠公之表隴崗阡也其曰先公少孤力  
學則崇公謂哉而歐至崇公猶未大競自文忠  
偉然以勲業文章爲宋名碩而後益熾以昌微  
二母之惠不及此今大夫以天挺英特誕自淑

能爲母躍而捨地仰而呼天也而今且長有知  
矣卽又無能盱衡吐奇揚壺饋之微言著在廊  
廟是予所以事吾母者才如嬰兒其何以爲子  
予惟古稱婦有姱行得列於世者必上之應璽  
書之褒樹風聲爲里俗勸下之假寵立言者有  
所論著以附彤管之編斯不朽之效也而母氏  
未有一焉則以司觀風者之嫌以予徇莫爲明  
之故璽書之褒且固有靳而立言名世則惟  
客能竊聞與善之公矣而以三母之節身任綱

常勞施世世較然與烈日秋霜並操者而或闕  
焉非予所望也莫子如忠聞而改容念未由登  
太孺人之堂百拜爲壽而矢頌也顧嘗覽前代  
之載見謂兩世立孤迹與太孺人類者莫宋歐  
文忠公母太夫人鄭及崇公母吳國太夫人李  
若也文忠公之表隴崗阡也其曰先公少孤力  
學則崇公謂哉而歐至崇公猶未大競自文忠  
偉然以勲業文章爲宋名碩而後益熾以昌微  
二母之惠不及此今大夫以天挺英特誕自淑

媛器弘而學博志潔而行芳其於奉公持憲脩  
吏治以道民和夙夜駢駢以殉國家之急固一  
代之循良誠信於士大夫無間然者卽方駕文  
忠奚媿焉異時者入緯國華顯身日月之際若  
文忠之踐樞密登二府可倚而俟也則自今基  
之而泝流窮源必本太孺人之彛教當令兩世  
三母令問後先日光顯未艾以益張大其家世  
者是在大夫爾豈操觚之士所能置喙於其間  
哉矧大夫所自爲太孺人論著亦旣粹然於文  
公湏之數十年始就者一朝而獲之立言勳  
大於是而莫子復申之者爲諸縉紳先生入賀  
者質幸或存之掌故俾閭巷之婦提節於卑弱  
艱虞之日者亦足聞風而興起云

贈鎮樓李學博應聘赴蜀省校文序

國家錄士於畿省蓋成周所稱鄉論秀士之賢  
者而禮聘天下學博之優異使充校閱亦猶漢  
廣厲學官俾得薦士補堂故之遺焉惟是諸省  
監臨屬之巡按御史則校閱之權移而簾以內

不得登錄所選士其以是聘至賦若具員禮而  
歸之以爲故事中有才志卓躒者恒搯腕而不  
能平弊所從來矣今歲戊午當天天下鄉試期言  
官白 上引近例欲以兩京諸曹吏出典試事  
稍益廉以內權便而部議報罷其略謂考試監  
臨法不相越法久而弊振弊以人人不惟倍惟  
其賢也今諸博士學官不有當世英雋沉於下  
僚而才弗究用者乎慎其選加崇焉俾克自振  
斯任之矣安用益權議上事遂寢然自是諸省

校閱之司其擇愈嚴而吾華邑博李君鎮樓適  
受蜀省聘蓋其事視昔隆矣鎮樓粵產之良也  
家世其學著有聲稱擢丙辰乙榜進士來教吾  
華踰年士服其訓多成材數膺獎檄此余所稱  
才志卓躒英雋而沉於下僚者固其人也蜀去  
吾鄉數千里當道者不以介紹察舉鎮樓於神  
交徵畀茲任其爲一方文衡計思與賢豪共之  
必有意焉吾以是卜鎮樓之志行而得士之效  
其諸異乎前所云臆腕而不平者矣夫蜀自疆

理於禹開道於秦教授於文翁檄諭於相如化  
之漸漬良久代興名碩增賁人文郁郁乎大國  
之風也鎮樓行收其良與吾邑文學之就賓興  
者聲相眩曜彙征於公而鎮樓又將紆所未究  
率先多士並造南宮觀國之光以鳴我昭代文  
治之極則茲行也實階之豈獨取具校閱專一  
經之寄已哉昔叔孫通仕漢博士學官興起禮  
儀一時諸生弟子咸得爲選首所薦士率數十  
百人夫叔孫氏之學術余未暇究觀迺其事蔚  
然盛矣邑諸文學咸壯鎮樓行而重有望焉於  
其別也乞余言贈之

壽侍醫東川顧君六袞叙

爲部下諸  
司鄉作

韓子春江具列其舅氏侍醫東川君事狀詣莫  
子焉曰舅氏實子字蓋臣惟是春三月念有六  
日其懸弧之辰而蓋臣方披檄走蒲陰歎然無  
以爲祝敢乞一言于下執事將致之莫子弗克  
辭乃展狀讀焉其稱東川君之世與其懿行甚  
詳若睦黨給公賑窮憂世敦信腴聞皆世所謂



賢豪長者之行而余自識東川君其玄風雅致  
覈所聞以質諸韓子之言不虛茲不復敘竊獨  
以爲東川君者方其撫壯蜚英遊邑庠升太學  
鑒賞諸名公時會卽振翼青雲之上以階通顯  
宜無難者而乃淹蹇殆售晚以醫薦薄遊朝署  
若欣然安之者此其志何哉夫賈大夫有言古  
之賢者不在朝廷之上則在醫卜之間故士遇  
其時彈冠紕組策名廟廊陪議公卿之列施聲  
實於當年此號爲顯榮而醫卜之間則士有不

得志遺跡江湖之上蟬蛻於污泥姑有托而逃  
焉者此其事殊科適所值爾而古之達者乃復  
有出於飯牛負鼎劍術鼓刀以朝市爲大隱以  
金門爲陸沉志伸於朝廷之上而名在醫卜之  
間者是或一道也若東川者豈亦有意於斯乎  
是故叩之醫則醫應叩之仕則仕應叩之農圃  
錢穀軍旅則農圃錢穀軍旅應叩之古今名物  
稗官野語神仙黃白之說則古今名物稗官野  
語神仙黃白之說應其言屢變而氣益閑淵乎

莫之端倪也而或以其好古方書嘗輯醫說以  
自寓慨然若有慕乎秦越人韓康伯休之流而  
以醫遊縉紳間輒竒中曰是獨以技見者其然  
乎哉其然乎哉余聞之語養生家者有養其內  
而遺其外養其外而遺其內之說蓋溺於榮名  
以病心專於性靈以玩世二者失養均焉若東  
川君秉之矣故身在朝廷之上而不嫌於隨時  
名在醫卜之間而不嫌於違俗由由然常無心  
以游於世夫是以神全而獨存今年且及耆而

玄髮 字望之儵然以迂休祉未艾蓋其徵云  
於是韓子憮然進曰甚矣君言善道吾舅也彼  
且名其居以吏隱而期於方之外將古之至人  
是慕達養生哉敬佩吾子之言歸而觴之

與張大行枝麓敘別

張大行枝麓先生既竣使事報 命還 朝余  
別余嘗有言以贈行李余是時且東訪虞山未  
暇也枝麓艤舟必得請而後發余漫復之曰余  
茲行亦百里適也子獨何以贈我乎枝麓嘖然

笑曰君居者適百里爾夫安取而云贈從律且  
爲千里之別非君言則何以示規而君誠漫耶  
且固靳也余曰子惑矣子視行千里者將百里  
異耶夫千里之行則既脂爾車秣爾馬導僕夫  
而告之處而適百里者亦必裹糧擔負計日而  
發期於至焉卽千里心也使易百里可跂足及  
也卻而弗前何異棄千里耶語云行百里者半  
於九十蓋其喻也此可以通於仕矣夫仕效一  
官終一事比百里行也彼引任致遠樹勲當年

以垂不朽者此千里行也軌轍殊矣要以超距  
之勢竟則同歸畫則俱止直不千里而謂百里  
可易乎子何疑於是子方筮江銜使命而還也  
余觀其懃誥誥焉有靡盬之思志兢兢焉有羔  
羊之節論議亶亶焉有采風之槩其交於人恂  
恂焉有緇衣之好凡擇地而蹈以端其趨者不  
咫尺詭將毅然必止其域而休焉千里之行此  
其軻發矣不已而進吾惡能竟之夫小者大之  
積也邇者遠之自也一節者具美之符也子於

前四者守之不渝以寃他日則自是躋華陟顯以弘詡世之猷若汗漫九陔取諸几席也勉之而已子如少余言而余復易言爾聞則誠漫矣余百里資也思不越乎旦夕譽不出乎鄉閭足不踰乎巖壑語千里則蕭然倦遊而返余固居者且何以贈子哉於其行也姑爲之贈策

贈張君似軫序

似軫張君少稟卓特之姿擅珪璋之譽翱翔鸞序志友天下之英乃以例貢國子需次儀曹當

是時余方仕祠部君識余自同里及是彌暱時來從問竒多所懸解因拊會向余作禮而白言願以師弟子相事意甚虔余爲避席而當嘉靖己酉畿試期天下士萃六館諸曹者咸得遴選入試於是君志益兢下帷發憤日課數百言輒就余定可否摘瑕瑜必當乃已而與君同事儀曹者於吾鄉爲吳子子信子信交余自弱冠雅相切劘至是有所著撰亦必偕君來就揚確如曩時余性故質不阿知忠於兩君而自忘其

鄙乃兩君者則誠詢於芻蕘矣用是兩君業日  
精籍甚都下並領鄉薦高等一時禮曹余諸同  
舍傳爲美談方彈冠交慶也無何余補外藩尋  
乞終養歸兩君數上春官不第而君更膺歲計  
且倦遊余激而行之復不第念以親老謁選天  
官初注任城守已調邳州而任城故當孔道四  
方舟車殷輳多顯貴人跡厨傳饋遺旁午不息  
吏於茲者日曠職業腴民脂給之又或以爲譽  
蜚語易聞此君所以不竟任城之績而邳之役

又難言之矣時閩王公吾崖鎮撫北畿余同年  
也余書抵問故爲咄咄寃之比君行慰藉甚優  
而兩州吏民詠歌其澤迄今未有艾然則君雖  
負坎壈於時而跡其平生復奚憾矣君歸數年

會今

上卽位憫天下賢才之淪廢覃恩加渥君當晉  
階以膺褒典通邑大夫及諸郡邑博文學生徒  
莫不脩禮禮君君固辭弗獲於是鄉縉紳先生  
若枝麓張比部漸川董廷評等咸義斯舉詣余

問所以爲君贈者見與善之公焉見禮賢之勤  
焉見辭讓之節焉可列也余聞之曰榮華照當  
年夫士起蓬藿以顯號終始榮鏡當年者豈不  
誠大願幸然而古今賢達多不遭要令其志較  
然暴於天下則有抱咫尺之義而蹈窮年之阨  
者君子以爲猶遇焉若似軫君者足當之矣故  
以三朝在野之迹邁景運而重光爲里俗勸以  
明國家待士之典良厚余故序而美之

賀給諫方川龔先生榮膺 勅贈令先公

暨太孺人敘

嘉靖壬戌刑科左給事中方川先生龔君考三  
載績吏部疏上其名得 勅贈父南嶠翁如其  
官母葉氏太孺人而是歲先生適奉使事而南  
躬承 綸渥展其梓里發函墓告焚焉以貺幽  
窆有司則爲具開讀儀甚設先生朝衣冠而待  
郡邑大夫陪位於前縉紳文學攝儉於後諸龔  
之子姓灘然而至咸事事而問里觀者負杖躡  
屨相屬也於是知南嶠翁有子先生能光孝云

先生之友所恒陳君望雲傳君劍峰金君玉山  
金君輩謂斯舉也可以勸矣。徵莫子言入為先  
生賀而莫子獲交先生。自諸生時其情則猶諸  
君也。始先生在諸生間固藉甚。嘗為余言太孺  
人之歿先生纔十有三齡而南嶠翁歿先生甫  
弱冠。至泫然咨嗟恨之余知其志有在乃固自  
是始治也。夫大孝顯親盛德資後。子治之子能  
為箕裘其貽謀臧也。賈豎負橐入市志盈半菽  
以遺其親急所厚也。矧仁明之系啓佑來哲計

垂無窮而通人顯仕持厚祿崇令名思報罔極  
其情萬之此耶。顧善述之猷慈父不必得之於  
子。可繼之緒孝子不必得之於親。斯二者蓋若  
相待然而恒不相值也。今先生蜚英藝圃亢蹟  
天衢岳岳立朝居多獻納。令問焯焉俾海內之  
士知先生者。因知南嶠翁既以蔚然光顯矣。而  
南嶠翁之賢為里俗稱述又多可著典訓。其槩  
寬弘簡諒好義踴弛不事豐殖遺跡埃壙有古  
豪士風而業儒弗竟期課其子及兄子憲副全

山君必聞已而果聞太孺人視翁享年尤悼乃  
壺懿夙閑宗祊歸譽於先生有胎教焉故龔氏  
之澤所自滋培衍溢垂裕來胤者遠甚其至於  
今如挹彌沃如阜彌崇卽翁孺人茂膺寵錫光  
被泉壤歿有餘榮矣夫論世德者必本其所自  
駮耳產自渥洼夜光來必溟海其售之也羸且  
萬鎰乃人不惟物而獨矜艷其所從得之難故  
渥洼溟海之名因駮耳夜光而益著蓋累基厚  
者孕靈必竒稱物芳者其取償恒倍故追遠厚

敦所自出匪直仁人孝子不容已之情亦還  
至之天若質而要之者也夫豈偶然之故哉余  
不佞不敢以俗所矜艷爲先生榮其論著如是  
要以先生行業方起且當益廣孝思而功茂匡  
翊明我國家待士之報以發潛德之輝當復有  
進於今日者卽諸君衰然時彥事居衰往則莫  
不各有眷然顯親之思倘亦聞是風而有興乎  
則願以余言往致交場焉所以賀也斯錫類之  
道也



壽肖山沈先生五袞敘

嘉靖丙寅七月之朔肖山沈老先生五袞初度也先是其姻氏鑑塘錢君以先生冢嗣晴峰君指奉書幣謁予曰其知先生習蓋褻然大雅君子學而聞道者也宜丐長者言以侑觴予拜命曰唯唯夫予自覲先生冢嗣晴峰君疑其盛德懿範之有旨而晴峯以弱冠登第俾先生之賢益彰吳越間稱義方者必歸先生然猶未諗其行也或有言先生之行者曰先生賦性端嚴見

義倜儻克閑有家動皆可範嘗廣祖墓公田以存宗法事父兩江公曲盡誠孝恤弟弘美病廢植其家爲立嗣無絕惠中外媼裔割產傾囊無所恡里中蒙其惠者旣籍籍炙口矣然猶未究其學也已而有言先生之學者曰先生自少讀書好觀大指期於自得中歲親師處友銳志聖學讀易乾元悟先天生生之機以識仁體讀書洪範稽疑知聖人齋戒考古占以神明其德讀周禮內廷之務屬於天官知聖人消患未萌之心

平生脩身齊家之槩一以所嘗講明者見諸施行較然不詭於正而訓迪晴峰君動遵禮度自蒙養迄長視聽必端與正人居不知人世有縱逸事材以大成聲流海內又不特爲吳越聞家已也夫子雅志問學垂晚無聞屬意家塾見兒曹業不加進輒訝然不勝其悲而雅不問生產當廝養有所關白感頰相向不能遣此無他職未聞道而束於教狷性狹中凡脩於家者悖也今先生方屆伯玉知非之年乃孳孳所以爲學

行義甚高廩乎有家之閑足示來軌又葆真履謙樂志怡年克然自足初若不知有子之貴而晴峯君亦以大孝承之既擢春官歸侍先生且六載公車再召廷對不赴獨慕古之善養以順適先生心吾觀於沈氏而知家人之宜自順攸聚可謂盜然全其天和矣先生業儒雖不究施用然穎發厥胤以大其畜方將出恢翼世之勲而少子嗣興蔚爲後來之雋先生獨以餘力立言垂訓以明繼往開來不朽之功則其所以自

壽而錫祐於無疆甚裕豈若是道家者流以練  
精伏氣不敝其形神求爲長生久視者可同日  
語哉客有入揖而觴先生於堂者試以予言誦  
之必有當乎先生之心亦余所介鑑塘錢君以  
復晴峰君者也

封工部員外郎王蔗江先生太安人杜氏

同壽序

爲子弘  
字君作

蔗江王先生抱冲和之質體雋特之才自少遊  
諸生間以學行聞顧厄於進取弗竟其志世方

惜之而厥子弘字君乃蒸蒸穎發籍甚藝林矣  
嘉靖甲辰弘字舉進士官工部先生得勅封  
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及室杜氏爲太安人今歲  
癸丑先生與太安人壽偕五十有七春三月並  
屆初度而弘字適還自桂林守得假嚴程稱觴  
娛綵以盡人子之情皆異數也而屬言於莫子  
以紀其盛莫子曰休哉余觀於王氏而知天人  
之際也夫世稱昌麗鳥奕之裔本於積慶之原  
斯誠有之然篤祐者天也而承天者人也以蔗

江先生之才弗究於用宜有待以取償而其爲人且履謙守儉擇地而蹈之瞿瞿焉經術飭躬不詭于古之道則其仰承天休滋培停蓄大有裕於後之人以恢弘遠猷者於發源厚矣豈卒然倖致之福如世所歆艷以爲光寵者乎余昔遊京師與弘宇居數年觀其志念深矣故行脩言道儒雅恂恂人偉其器分曹推務不避艱劇人推其能嘗以職事介乎儉邪跡廩廩危居之晏如人與其介未幾而外補又未幾而左遷乃

其氣益伸行義益競不少阻喪余觀之久矣竊心異之以爲君信雋才讀書明道之助乃自今考之其世德之符漸漬於義方者有自哉夫史稱呂公原明器度夙成本於家法之嚴而君子知遡德考源之有自及若梁鴻冀缺夫婦齊眉北德以貽令譽尤人子所不能得之於親今羨江先生之德厚益培靈壽之源太安人履純懿克相之作合自天使弘宇君得藉休祉光有令緒於古人所難實兼之矣豈不信一時之盛爲

里俗美談者哉。余故論而序之以明天人之際。知王氏澤深遠也。

許孝廉序

余從薦紳先生聞越有許孝廉者切欣欣想見其爲人及是孝廉以進士來教授吾郡尋擢江西贛州節推諸門下士惜其行爲余道孝廉益詳蓋其人推朴坦夷薄于進取度幾哉篤行君子也其爲教循循然敦尚本實以身率先首德行而後文藝推賢而上誘進其所不及爲喜不

恥爲怒不啻持介耿耿凡歲時餽遺及新補弟子員以贊謁者所謝卻累千金自奉澹然不厭蔬褐及賑貧卹孤赴人之急率捐俸無所吝此行圖書數卷蕭然也嗟夫今之士大夫爲行最下者已淪胥于勢利而不返其爲俗所稱賢炫才飾貌取顯榮深文曲學以污于世者豈少哉彼硜硜焉引繩矧脩孤蹇之行而弗已麗附方切詆咲以爲無能乃君子顧獨甘心焉何也蓋逐世爲好浮沉巧利譬務華而絕其根而隱約

好脩崇長厚之風翼輔俗化寧適阨窮而君子固不以彼易此也勝國之末有郡博胡師道先生當寇兵入犯學宮正襟危言從容殉義以全廟寢先生無有士民社之寄不寧忍死而就此其衛道之心幽貞之志所自信者誠深而嗣是如廬陵孫君蕭山魏君南昌胡君輩皆能以名節禮教表著後先凡爲學士誦義無窮者皆是其選故吾松自建學來造士斯皇非不有潤飾文藻恢揚鴻業奕然名世者至如尚德雅馴蒸

丞丕變約已自持默成俗化之本者不與焉今孝廉其行卑卑仕不過黌序官不越量移而能使德義之則遠紹前休近礪靡俗一時章縫之徒被服于教而重去其師若此其爲效豈與世之齷齪者比權而量力哉太史公有言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蓋至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其孝廉之謂與余因以爲贈且于贛州之政有俟云

雲浦李翁黃孺人同壽序

爲子南  
滙君作

李于彥潛舉進士擢令蘭溪其行也詣莫子曰  
昭祥季父雲浦翁母孺人黃實生昭祥今年壽  
皆六十有五並壽且康初度期相距又僅浹旬  
蓋異數也昭祥將之官歷梓里稱觴焉敢辱貺  
諸縉紳先生而願執事者有言敘諸首余感而  
曰善夫李于斯舉也知本哉李于蓋翁孺人生  
而曰季父母云則李于以仲子出繼大宗而後  
龍浦翁也李于與余弱冠遊則龍浦翁之課李  
于劬甚而李于亦時時道翁恩育不忘致身通

顯承章服綸寵爲翁榮余嘉李于能孝也曰龍  
浦翁其有後乎而卒弗李于之養待然李于行  
業方蒸蒸所以榮報翁未艾乃其推思錫類之  
義所不能忘情於雲浦翁黃孺人率又若是豈  
其用情顧先後爾殊耶余有以得其故矣夫古  
人有事於川也必先河而復海非以河而加於  
海也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故曰自仁率  
親而上至於祖自義率祖而下至於禰所以親  
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蓋

由尊祖之心推之以至於諸父昆弟合愛與敬  
建德昭物分有疎戚禮有等威君子所以聯屬  
其親無胥絕遠而孝之大也况惇睦之序於其  
所自生者乎故李子斯舉也雖隆於所生而於  
推龍浦翁之意以明尊祖敬宗之孝特至焉使  
龍浦翁為有後而不遺其親者李子也故曰可  
謂知本矣

栢舟遺烈冊敘

余自釋褐舉進士獲齒於今督學侍御翠巖黃

先生則聞閩右族有黃氏旣而數從先生游聞  
太夫人張氏之懿尤詳焉夫理化之原肇自閨  
闈關雎葛覃標梅行露詩人詠歌脩矣至如衛  
共姜栢舟之義永矢明信僅一表見豈以婦道  
止於閑靜柔嘉之則而務姱節稱賢者非彛訓  
邪抑亦所遭常變難易之勢固殊而完行者鮮  
也嘗辟之為土方其處順也擇地而蹈之師友  
之模日臨乎前絃誦之音不絕乎耳中人自好  
者有不慕義強仁者乎而或適然之遭至棄溝



壑蹈白刃而不震且什者匪大賢奚責焉故女  
子育德於內傳母保母之助詩書圖史之規珩  
璜琚瑀之節韜駟結組之飾逶迤於琴瑟和好  
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事者此豈遠於順柔  
之德而詭安貞之素哉至行役繫思婦之懷存  
亡表終焉之志毀膚示心籲天靡二凜凜金石  
不渝者是爲難耳宜載乘之寥寥也易恒之六  
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孔子曰婦人貞吉從一而  
終也夫貞故能一一故能終既已存亡死生矣

卽烈丈夫猶難之此豈可與隸常履順者道哉  
太夫人之歸黃長公也未數年長公上春官不  
第卒於旅夫人聞訃哀不自勝引決者載而以  
二孤在鞠憫黃不祀忍死育孤以成垂三十年  
筮箠嫠寡終身以之可謂恒德矣雖栢舟之義  
何以加焉宜其垂禎儲祉迺有賢胤若斯之盛  
也夫誄歌文王之化者莫脩於周南蓋至風被  
汝墳江漢極矣翠巖先生方振風紀而南爲多  
士造以贊天子作人之功而士復以其被服於

化者及而頌焉其徽音之播寧有既乎余爲之  
序俾采風者知王道之有本焉

寤齋彙篇敍

太僕寺少卿閩八峯張公登嘉靖戊戌進士與  
予爲同年先是令上海有惠政其詳載去思碑  
內召歷諫垣不避權貴以陟明黜幽爲已任奉  
勅經畧三邊歸陳十策鑿鑿可行時有以羽人  
拜伯爵者力諍不可竟得 俞旨以直聲聞已  
晉今秩會彗星告變有 詔大臣自陳公疏乞

休致 許之公既還里益脩隱操約節如寒士  
志明聖學務體諸身心未幾閩罹倭變公來將  
卜居松予方喜得侍君晤遊共究遺緒未果別  
去居歲餘客有言倭變之後公悼無家病鬱鬱  
死矣悲夫悲夫乙丑冬厥胤庠生槃以公門人  
所刻寤齋彙篇走示予乞簡其端予得覽焉大  
都是編推崇有宋諸儒碩而上溯周孔之原如  
論文王以中正贊易仲尼以正名定春秋曾子  
以好惡貫大學子思以費隱貫中庸周子以一

貫悟出太極圖可謂得其要領至如以夜氣培  
養浩然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其於神解多  
近世儒者所未融由其心體既明義利素辯故  
發爲論議輒與道合而稽其素履匪託空言宜  
乎施之治官義槩卓犖退居著述終始令聞可  
謂慤慤君子恒其德貞者矣邇上海士民方舉  
公祀學宮以彰遺澤則是編之傳當與俎豆俱  
永又非不朽之盛事而君子所樂道者哉故敘  
之

雲間校士錄序

雲間自二陸以文章命世而明興定鼎比風  
雅於周南景運日開風流彌衍士擅雕龍而資  
黼黻者哲匠代興來雋蠶出至以五尺操觚之  
童誠一吐竒輒與海內之英相爲推長一何盛  
也此無他被服於習而教化之漸磨然也余憶  
爲諸生時則士大夫之來吏茲土者率多嚮意  
儒術廣勵學官求端於風化之本會寓內無警  
退食委蛇數進章縫之徒相與討論遺經讐校

文藝勞來激勸無異師保之自臨乎前及出捷  
賢科涉要津者必嘗所見竒之高足弟子也後  
數年來斯意駸微自倭夷滑夏并邑幾墟士輟  
絃誦更不勸學而博士不擇官彼其視學校具  
文耳故自亂已且數年來而士講藝吏屢更其  
間非不有良二千石誠憫世教之衰銳意斯事  
欲振而起之者顧未遑也而士猶能自致於青  
雲以文辭表見茲豈古所云豪傑之無待而興  
者耶余甚慨之今歲癸酉嘗論士於鄉而郡侯

海寧紹亭先生查公以家學淵源舉已未進士  
高等從守浣城吏符而來士已喁喁望屬公久  
及下車卽檄通郡五學諸生徒凡千二百有竒  
及若民間之秀子弟又三千二百有竒期日而  
試之及竣事計所閱卷每試越宿業遍標識褒  
刺犁然悉當其指士咸神之而鄉之三老文學  
莫不抃會交慶以占吾郡文運且復競云既踰  
月公彙其文擇尤雅者若干篇檄華邑侯朗山  
張君授梓以傳而如忠得卒業焉嘆曰猗與茲

豈非菁莪之濊澤珪璋之偉觀者哉總厥取舍  
要以則憲度遵軌轍理之不詭於正而辭流暢  
以粹者亟登之將偕計吏以聞而其佚弗載  
者公且曰崑麓闡池夏璜斯產湏以追琢皆連  
城也因斯而觀公之有造於多士以俟來者意  
蒸蒸厚甚豈茲錄所能竟哉昔漢文翁治蜀率  
先教化一變鄒魯之風而唐常袞在閩聚子弟  
爲文章親加講導史皆列爲美談乃二公於閩  
蜀荒微稍加潤飾業輒易聽改觀矧吾郡人文

區輿值運重熙而公益恢弘之以鳴其盛將光  
翼斯文之統於方熾而功在吏治者不百之於  
二子乎余故樂爲之序而胥贊公美以成厥志  
者則一時郡貳諸公及邑侯張君之力與焉不  
具列

馮咸甫窓稿序

自予林居多暇而兒輩方習博士家言余輒以  
一二先輩撰述指歸及爲諸生時所嘗臆說也  
者而示之乃好事者亦數數過從冀有發明而

忘予之老也予以是偏得與郡中賢豪游章生  
公覲馮生成甫董生玄宰彼三子者一時所稱  
雋才且同業也從予論文尤習嘗求以實歸者  
予應之誠漫哉而三子者聞予言未嘗不願解  
甚矣其信予之謬也今年秋馮子成甫舉明經  
高等人士故慕其文欲裒而讀之成梓矣而馮  
子儼然造予請曰自先生有緒言而受得與聞  
之也世業以無墜雖然受讀班氏儒林傳施讐  
孟喜之徒所爲聚訟而爭者某某氏學也假令

受遊長安諸縉紳間問受以某氏學則何質以  
對先生得無意乎其貺之一言世或知受得從  
侯巴之末幸也予惟成甫少年博雅才名藉甚  
大江之南自其皇祖暨父叔皆以經術致身甲  
科聞人接軫於光紹家學甚盛而猥問業於予  
也予則何能爲役又安取而以其言重乎無已  
則予與三子者周旋久能知其梗槩而成甫之  
文方將與海內雄長予或宜爲之前茅即二子  
者且固揭干而從之也因述而弁諸首簡云

送郡侯春容賈公榮擢山西叅政序

郡侯春容賈公以名諫議守覃懷將報政會松  
守缺銓曹以公更符來居三稔擢晉藩大叅在  
令甲官給諫資及者得內補卿貳外列藩叅而  
侯第郡守由郡守叙遷秩可副臬而侯遂叅藩  
或以侯一時敷歷之跡疑若稍抑於昔而取償  
於今爲侯欣戚者噫是不惟不知侯抑亦不知  
國家官人之道所以待異倫而持衡於法之外  
者也晉漢汲黯以中大夫出補郡非其質矣而

帝曰淮陽吏民不相得故以煩卿此豈少黯哉  
黃霸自潁川入踐京兆盖最微也宜待以非常  
爲吏治勸夫由黯觀侯其出也所以養其入也  
由霸觀侯其入也所以用其出也君子之德龍  
蛇倏而泥蟠倏而天游何常之有要以 國家  
儲材至意直不似錙積銖累較微於尺寸而隘  
賢豪之途也松故名郡東南奧區邇年以來寢  
以陵遲歛急民貧流亡轉展胥奸蠹集囂訟成  
風將階於亂視淮南之吏民不睦奚啻過之而

侯以偉然朝著之望迴翔外僚固黯匹也

上方嘉惠東南曰非是莫可使者故特移自覃懷以嘗之劇誠重侯也而侯即以治覃懷者治松深惟利弊之原察民所疾苦而賑起之諸所注措早夜圖惟不遺餘力以潤飾其治者持之有終民受侯賜謂松自有郡來非不有良二千石先後遍興治行可紀者而公可謂克成厥終矣先是撫巡臺疏其名聞者累牘

上誠嘉之擬待以非常如漢黃霸由潁川入爲

九卿以弘翌亮之業今海內覩之而第晉今秩稍踰恒調又厯然以積歲及也於侯齊物之觀升沉淹速等爾安在其取償乎侯行矣我華邑宰鄧君暨海邑教君就余問贈余自投劾里居會侯以文章意氣禮於士大夫不余鄙數造廬論心焉而嘗自述筮仕縣令事大吏惟謹及爲郡遇諸屬令則喜推誠盡下降素委心令後來之雋得附欵誠以自展布凡侯斯言視彼爲尉陵守爲守易尉者用心厚薄不大逕庭宜係諸



邑宰之思而誦義無窮也邠君以治華效敖君以治海邑效則侯雖去而遺愛在諸邑固未湮余樂夫言之有從也敬籍所聞於簡

賀大郡伯貞石吳公八袞壽叙

余自爲諸生所交與者凡一數輩則或負豪雋其器有過人者或辯慧好脩比周聲引而人樂親之者或抱忠讜性剛果喜獨行而不回者或質行恂恂老成而練於事能以其才自見者咸斌斌焉至操觚染翰放辭瑯瑀爲時所推轂則

人人能矣而太平守貞石吳先生在諸君子間其最著云先生爲文好深湛之思而遠俗尚之險膚討論經義務根本實道矩矱爲承學宗而予自弱冠藉切磨之益至於今有知者則先生賜也然斯於先生藝焉爾矣無論論其大者非所謂質行恂恂老成而練於事能以其才自見者與予以藹然猥瑣之庸不敢與諸君齒獨眷眷焉思竊諸君之長以攻予短又輒不自量欲就諸君所短而附益以己之微長斷斷乎成已

及物之一念載誠信而行之不勝其懃也而予  
之幸亮於友朋不果予棄者亦或以是夫先生  
長於予九齡與予先後貢禮闈舉於鄉至出處  
差池彼此互異予兩從巖居屬耳先生仕宦之  
槩莫不磊磊落落所至以廉敏任事持正侃侃  
之譽聞語在諸當途薦剡及士大夫之所稱列  
者可觀也今先生去隱海濱會予在野獲從晤  
遊又十年所先生每談當世之務及未遇時固  
窮之節達而見諸行事之詳猶洒洒洋洋搯腕

吐竒一快人意藉令以先生之才得竟用於時  
不即引退其所樹列又胡可道哉此豈非質行  
恂恂老成而練於事其才能自見者之效與先  
生爲人直諒不阿予賴以免於過者不一二數  
及若先生於憤世不平之念時或未融而予忘  
其鄙有所獻規者則先生亦輒予譴莫逆於心  
庶幾哉友道始終不渝金石一挽末世之波流  
先生足當之矣由今而觀昔所云一數輩者餘  
四十年凋落殆盡而巋然尚存若先生者指不

多屈儻所謂松栢之操凌霜霰貫四時而不改  
柯易葉其天者全故耶先生自謂平生於技無  
他好獨從晚年端坐散帙時誦先代名碩之格  
言以觀 國家隆替人才盛衰所繇殊樂之而  
因諷予好之溺而無所成近復輯所藏六經示  
惠而觀予以近世儒詰往來論學之語一編瀛  
然至前則盡先生硃墨手澤也予爲驚嘆蓋先  
生晚而好學至是其賢於無所用心若予者不  
遠甚哉夫人最難得者壽最不幸者無聞壽而

無聞則孔子叩頭之徒壽矣而又求爲有聞焉  
此衛武公所以日儆惕而弗怠也先生豈有意  
於斯耶余又惡敢以嘗所望於先生者噐之矣  
先生壽八袞郡縉紳諸文學之徒欲謀諸能言  
者入爲賀而先生固辭有待也予則不文而張  
君枝麓潘君寅所以先生胤子淑瀛之指來因  
叙其事

誥封鄭母李氏八袞受封序

爲鄉縉紳公舉

郡大夫梅屋鄭公毋李太宜人壽八袞會大夫

以郡治奏最

天子予誥贈先大夫成齋公嚴太宜人如制而  
太宜人以懸悅之辰躬承 寵命稽首登嘉翟

冠霞裾瑱而流珠遽遽如也大夫書抵二弟率  
諸婦子姓捧觴稱慶於家走武林之父老及若  
里媪之歆豔往觀者事聞於松諸縉紳文學之  
徒咸相率造郡大夫之庭再拜而致辭曰太宜  
人恭勤聖善大耋伊始綸渥自天適大夫服官  
政成之日備百順以承膝下歡休哉乎洩洩融

融慈孝之風遠矣吾黨與被徽音比於鵲巢駟  
虞之響群情庶孚願矢頌言爲大夫賀大夫遂  
巡謝曰不佞甫齒而孤太宜人乳乳誓志拮据  
勗帥以督諸孤於綫絲欲絕之餘者垂二十年  
不佞舉於鄉太宜人以先大夫嚴太宜人之弗  
逮也賀賓盈庭慈願未解不佞俛焉用爲兢兢  
夙夜虔懃惟任職不效以辱太宜人訓將莫底  
其豫是懼茲幸徼一命爲太宜人榮而先大夫  
嚴太宜人且獲均膺 贈典榮鏡一時太宜人

乃始遷情回慮蹶然色喜而不佞承重熙方振  
之緒益圖所光孝爲太宜人報者尚罔極也何  
以枉諸公重哉縉紳文學曰然昔者趙氏世卿  
幾及不祀而中興之業兆於孟姚天寶命之不  
可誣也大都名家昌熾之烈恒翕而後張而植  
孤重任或屬之淑媛藐焉之躬以啓佑英賢紹  
美鴻業者自古記之大夫世譜簪纓自高曾來  
以勲業文章表著卿曹侍從爲武林聞家及旣  
有聞而燕貽佑啓之責俟太宜人於四紀之後

而後復亢以完蓋造化張弛之權默運於亭  
者豈恒情能測哉今太宜人聿臻上壽錫貺方  
來郡大夫今望日崇晉陟伊邇而諸孫襁褓咸  
呈麟鳳之姿視淵源世閥若靈木重榮潛曦復  
朗更千百年可還至而覩也冰霜旣歷泰運乃  
亨太宜人乘一宗元運之機寢微寢昌時見顰  
喜宜大夫謹覘之以臨民飾吏奉若周旋罔敢  
失墜故能令久道化洽松民永賴之而偉然康  
濟之成績騰於部使者之交章

上甚嘉之而本太宜人闔範所從張爲制辭示天下母道勸嘻其盛也已此於人子欲考其親之情咸聞而興起矧大夫哉大夫卽能讓盛美於其躬而俾太宜人之懿泯而弗彰也願親之謂何大夫乃復憮然起而謝曰不佞塵以三釜逮吾母養而羈於官守闕然陟屺之思故於諸公不敢拜命如以泝德考源之厚俾母氏幸有聞也則不佞其何敢辭遂籍莫子之言亟致太宜人所爲舉觴者佐昔萬曆己卯季春月也

敘榮壽贈言

杜大母王夫人榮壽贈言備矣蓋邑侯培亭先生哀諸薦紳文學所撰文凡若干篇詩凡若干首將遺里第致遥祝焉以示莫子俾引其端莫子作而曰嘻盛哉余觀斯舉知母夫人之茂懿培德良厚吾邑人之樂頌禱焉有以也夫古稱首善自閨闈房帷之間始矣然以文辭槩見則別之女史詩歌所述莫辨乎國風總之二者於今可觀也迺余第考曲禮內則下逮世傳列女

傳女誠諸篇十二國風之詩繇二姜許穆夫人  
迄田野閭巷之婦細行委瑣必著蓋其詳哉然  
皆不越近表女貞中籍婦事上嘉母儀以昭彝  
訓固未有遡流考源至載世而上可表見者豈  
地道無成陰教隱微其於翼世永賴有不類君  
子之澤與何載乘之缺如也及觀塗山有莘之  
啓緒傳不泯稱姬周肇世姜嫄乃見乎雅然後  
悟曰夫壺懿淵源錫羨來裔締造鴻業猶將係  
之况其下者乎其軼不書不勝書也芻窳淑女

公侯好逮行脩於閭饋教服於絃佩流風瀰瀰  
以保我後人世多有之余以是益信士大夫之  
建家毓慶所自默贊於中培植深厚有如杜大  
母王夫人者是惡可廢也邑侯之言曰祖母王  
躬率仁儉撫余於孤用克至今匪余之能寔惟  
母德夫侯惠政在吾邑公論在輿誦弗可泯也  
然德侯者因德太夫人而佩頌之不衰則是軼  
之遺也匪特可以脩觴祝介榮壽已也儻所謂  
古女史之流輔國風之缺軼者其不在茲乎其

不在茲乎遂爲叙

邕歛稿叙

幼海董公仕

世廟時纔踰弱冠諤諤著奇節承譴南中當是時海內以謹直聞乃不知公固志於學也卽公與海內人士居語次藝文雕刻之技輒莞爾如不足爲人又以是窺公之學誠識其大不若是矣爰然與文士較雕刻者迨居南中數年感遇所發間爲詩歌以遺同好則脩辭之士莫不爲

公歛社會今

上嗣極賜環登朝其撰著乃大出卽愈益佳累數萬言諸體犁然備矣自余所覩近代名家未有用志若斯之勤者總厥命編別爲四種其一曰邕歛稿云夫昔莊舄仕楚而越吟聞者知其思越也公邕居而吳歛得毋亦越吟之意乎故雖放流播遷不忘顧返眷然君父於憂國憫時之念有深致焉誠不獨望鄉懷土不忍其羈縲無聊而姑有託焉者矣予覽前載蓋士負奇節



而嫻於辭者無論三閭大夫而上卽世所傳漢蘇子卿詩寥寥斷簡猶爲談藝者宗要以身處異域而述興於思也後數百年若杜甫少陵之寓蜀跡幾近之故其爲作離憂悒惋有屈之致而矯健慨慷有子卿之風今誦公詩或疑其矩矱蓋祖於此而余竊以爲公非獨祖少陵疑祖其所自出而不屑以一家之言自命志深遠矣不然則公詩有曰談經曰自號曰僊禪二家曰遊鵝湖武夷諸作指義雜陳及質以他編曰述史景獻云者隱然錯經綸明道術彙括古今剽駁儒墨之辯多詞人所未發又將誰祖耶余故知公之志於學誦其詩者不獨以文辭槩焉可也

### 陳比部詩序

武林貞亭先生陳君嘗典華邑教事當是時余方里君辱禮於君甚懇數徃復以詩篇余因知君習蓋瞿瞿焉崇儒雅甘約節守道不渝之士也及是官留都廼盡所著詩寄余山中曰白

雲司集曰復生子草曰北行稿各若干篇余啓而讀之蓋泠然大雅之旨百泉皇考功吳門表學憲壹梁張文學咸一時名家能爲君定之矣而君顧須余一言毋亦謂余雅知君者良不獨於此也余觀君自起鬻序則章縫之士誦其義至今迨余越遊過其廬委巷蕭然湫隘之安莫覲於此而士從留都來者言君在比部狀兢兢可念也余益以難之卽君書抵余亦自敘其平生無他嗜好惟吟詠所任性獨近之因斯以言君之所以用其專一之志而不分迺其學之日懋而撰著之日益工者夫士抱固窮之槩而志甘薄遊若相如君徒四壁揚雄執戟而方朔陸沈金馬門於取數至淺鮮矣要以譽終而其言立斯賢達之素風不朽之上願也君豈以彼易此哉余未暇論次君詩而姑原其志明君撰著所繇俾誦其詩者因以知其人也

復陽書院訓語序

柳塘周先生以三楚之英歷夏官大夫量移來

侔吾郡未下車先聲馳士林矣及分職而理一  
再注措動關民瘼閱月而懲積蠹之伏於征科  
者凡數端輿頌翕習聞從郡諸大夫進博士第  
子文學優異者相與離經講德日省有程期於  
興起學官追古雍容文治之雅而其論辯之旨  
退必籍之漸以成帙無何拜曹州之命行諸文  
學重違師模請其言梓之以永誦法屬余序余  
於先生之學未盡究觀總其大都要以識仁之  
體爲務而指其觸處感通言下懸悟者爲斯道

之真機故功用歸於易簡以聖人爲必可師此  
其較然不詭於道者而本其胷次曠夷獨超物  
表有昔賢浴沂誅歸之風至於任真待物盎然  
置懷雖井辯中嚴而坦無蹊徑人以是尤樂親  
之顛蒙如余傾蓋語合亦且忘其陋而從之遊  
論難往來恂恂相下或喏然晤對俛而忘言此  
其精神之感孚道誼之崇焉莫非仁與物共之  
流行亦既裒然博大君子之度矣何必誦說其  
文辭而後於先生有覩耶諸文學卽其過化之

崇高集卷之十三  
遺迹佩而繹之以觀其氣象倘真見乎天地萬物一體之機有不容息者則誠善學而獨求之於訊言佔畢之末則斯帙之傳也無乃贅與余感而爲之序

汰礫集序

霍山洪山人以采詩爲五岳遊凡三過雲間余因識山人久比余從洛藩奉表如京師山人遇余燕邸數存之甚懃令余忘羈旅之役而山人所善諸布衣能詩家跡山人所至而就余者凡

一數輩別之日亦莫不慨慷悲歌導余都門之外則山人倡也而余既解官里居與山人音耗絕有間矣乃山人復爲雲間遊余得以九峰主逆之握手道故款款間訊山人常所善諸布衣則各徃徃播遷凋謝或以悔終余甚慨之夫以士稱隱淪躬獨行之節不獲世之淄垢宜其免矣而猶令名之難若斯何故彼各有所長而所以羣之者善不善異也譬握瑜而處弗慎葆笥而辱諸塗則幾無類矣而山人乃獨約節謹度

韜光履謙擇言而道動遵矩矱纒如儒生無隨俗浮湛比周伎求之態亦不似彼恣睢自放以任達爲名高此其所長有過人者茲以訪舊來則山人之名益起當途貴遊並推重客而山人殊不自喜晚節兢兢御必龕糲行必蓬累傲居玄宮僻在郊鄙門無雜賓出不妄謁余觀其志念深矣而山人之以義槩終始稱於天下賢士大夫不衰者有以哉有以哉山人爲詩渾厚晶瑩槩括六義取裁於盛唐諸名家不詭轍迹以

趨時好詞林之雄也是刻也首從崑崙張中丞公同遊諸篇而因哀近著附焉署曰汰礫集然則集所遺者多矣中丞公旣爲評而序之余不知詩而能知山人本其平生所錄成山人名者如此云

贈華亭司訓小野朱先生膺臺獎序

余始承乏越藩數從郡邑博士家綜品文藝知錢塘朱先生者蓋裒然大雅云時督學憲使試武林士必首先先生武林士因咸推轂先生第不

直以文辭盖用世材也。比余解政歸數年，客有自越來者，謂先生嘗薦省解，不果。已復屢薦，而數屢奇。今以廩次入對。大廷矣。余重惜之。既而聞先生謁選天官氏，天官氏念先生才，卽無忝文學侍從，而例當授郡邑博，不爾且亦宜得多材地居之。乃與華亭先生來華亭，僅三月，聲籍甚。部使者梅墩邵公按吳中，廉先生教在異等檄所司具禮幣，褒之。同官三溪李君豪、江楊君率諸門下士若某某等謁余，言爲贈。余惟

國家取士自明經甲第，外歲一貢其博聞方正之士，才而厄於遇者，俾得階序。校自見而後次第擢補文學掌故，備有司之任。又或因就省試，仍以明經第升諸禮闈，財擇而使之。其於勸士之典誠厚矣。而郡邑博卽何負於明經哉。昔人云：州縣勞人，謂夫終日僕僕車塵間，而志弗行，則胥人之事也。此雖明經第者，容不免焉。乃郡邑博接迹閒散，日廩縣官坐絳帷，解經譚道，所接皆一時文學茂材，異倫他日爲邦之楨者，往

往遊其門稱高足弟子有如待詔公車牘奏  
上前問誰氏學曰得之博士師某也此不待安  
車就徵立致通顯其道不已尊乎而俗矜勢能  
一擢是官掄材者輒鄙之無竒而士或因以自  
懈此何由招駿足於牝牡驪黃之外也先生弱  
冠騰聲嘗從毘陵迴溪尤君遊迴溪學於官諫  
唐荆川先生之門故先生雅所推結多海內名  
流實與故相南宇高公並馳時譽而南宇公蚤  
掇上第膺大拜先生乃厖厖焉就此於進遇淹

速何如而先生處之晏然方日聚諸弟子相與  
揚權文藝進退古今誨諭諄諄雅有端緒而一  
言一動介然不苟咸足以端師模乃又嫻於文  
辭凡所撰述傳諸經生間諸經生成自謂不及  
因亦能評騭諸經生文無不當人人心而襟度  
夷曠藹然樂群興至命酒詩歌若忘其卑仕之  
拙嘗指所坐青氊謂諸弟子曰吾業固是豈復  
願餘夫仕必尊官顯號而後振者庸衆人也不  
假尊官顯號而見竒如錐處囊者大丈夫也吾


且何待哉因斯而言先生之能以道自尊而無慕乎外又可以占養矣余聞先生厥考莒州公以鄉薦高等擢教海門海門之士誦其義至今及刺莒州以直道不阿自劾去先生語輒痛之曰余所為兢兢平生者凡以先人未竟之志庶罔佚墜云爾噫先生既安祿仕而砥行好脩務學不倦如不欲行業之第出於此者意有在乎意有在乎侍御公檄獎之辭有曰制行如著龜評文若衡鑑夫行以崇德德立則師嚴文以程

藝藝成則士勸誠若余前所云此於先生蓋歸實也然先生之教吾邑曾不俄頃而化被於作人志伸於獲上如是則嗣是而往於行業之增茂又可量哉余嘉諸文學請又申之以門下士章子憲文宜序也為論次如此云

郡博似庵胡先生榮膺學院鹽院旌獎序

似庵胡先生以壬戌之歲由選貢分教於松予始觀其言貌恂恂焉固未之詳也及多士誦述其課藝章程及諸範士律身之槩較然甚列而



要發之由衷予乃益信曰夫先生者可不謂粹然古貌質行君子能爲人師者耶未幾而學院印臺某先生鹽院某先生後先行部至松二先生者皆一時之選也其所差次名實評騭庶僚若懸衡鑑乃於先生則直署其志行清脩表裏如一檄有司章采脩物以風之而多士相慶得師重嘉兩院之旌能也欲湏撰述以揚休光蓋盛舉也余聞之先生出豫章名家其鄉理學淵藪無論往哲卽近世諸名碩遍與余皆得

師且友焉而因里俗多賢占生才之盛知先生所繇被服於化者深矣先生又或以余臭味之同不遺葑菲屬多士徵予言爲序予曰多士亦嘗志古之學乎三代建學立師匪直以文辭已也庠序學校本之身心敬敷式和其歸典則以人治人無過求也由表至裏無二致也故教雖多術陳藝人殊而要以斥浮去僞一返於本實此治古之世士行敦而師道立自蘇湖而下立教者類尚靡文學者習其師說以爲固然至出

服官常率相沿爲矯飾虛名而遠本實故伺上  
若首鼠罔下若掩群幸獵進取以爲得計俄而  
技殫恒卒於敗何者志行不脩而表裏殊詭之  
效也天下之治又安望其逮古哉先生以表裏  
一致之養爲士師模庶幾行古之道者而松又  
東南奧區文物聲名擅懿中夏比年銓曹類以  
魏第名賢俾司庠序之風紀其諸分教之選近  
例申勅加嚴蓋重其任則師尊師尊則道易行  
道行則士孚士孚則化易洽本立則道行敦實

則教有本故先生教松僅三稔而颯颯乎助成  
禮義之化者良有自也進而上之必且與多士  
闡明正學敦崇古道彙征雲翔以翊中興景運  
可卜於將來獨如多士誦義及兩院所褒嘉云  
者已耶嘗讀先生家乘知爲忠簡澹庵公裔夫  
忠簡抗章宋季以斥檜近之奸諛力排和議之  
非是一時耿光照耀千古論者目爲三代以上  
人物而考亭朱子謂可與日月爭光蓋忠憤激  
烈與天壤始終皆其由衷者爲之若先生者誠

本家法所從來者淵乎邈哉又不獨以鄉之多  
賢而已故於多士請益重欽嚮之私云

卷之三

四

一頁九

